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五十八編

橡湖仙影

社會小說（卷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現 行 各 法 令 參 考 書

陳承澤編 暫行刑律。爲今日審判上實際適

用之法典。凡推闡法理。解釋疑義。非深於法律

學者。爲之條分縷析。卽難免毫釐千里之誤。本

律第一編總則。前由秦君瑞玠撰有釋義。久蒙

中華 暫行刑律釋義（分則）

政學界歡迎。茲經陳君續成分則。博搜精義。比

照舊律。芟繁去蕪。條理釐然。洵爲本書之特色。

以視秦君所編新刑律釋義。可稱全璧。末附司

法部改訂之總則條文。尤足資政法家之參考。

新刑律釋義（總則） 一元二角

法院編制法講義 二角五分

法院編制法釋義 二角五分

府縣廳 地方自治章程箋釋 二角五分

府縣廳 地方自治章程釋義 二角五分

城鎮 地方自治章程要義 二角五分

城鎮 地方自治章程通釋 三角

城鎮 地方自治事宜詳解 三角

城鎮 地方自治章程論綱 二角

著作權律釋義 二角

調查戶口章程釋義 一角五分

# 家 庭 教 育 之 利 器

五彩精圖方字

一盒

八

角

五彩看圖識字

二冊

二

角

一面有圖

一面有字

兒童觀之

自然識字

五彩家庭教育畫

三冊

每冊七分

五彩兒童教育畫

三十一冊

每冊七分

圖畫精工

文字淺顯

稍識字者

皆能明白



以上四書爲五

六歲兒童之用

童

話

第一集  
十六編

每編五分

幼稚唱歌

二編

每編一角

幼稚遊戲

二編

每編一角



以上三書爲七

八歲兒童之用

童

話

第二集  
五編

每編一角

少年叢書

九冊

每編一角

少年雜誌

月刊  
一冊

每冊八分  
全年八角



以上三書爲十

餘歲兒童之用

五彩加法盤

一份

一角

五彩九九數盤

一份

一角



以上爲兒童習算之用

# 序

西人稱仙曰安琪兒。書中腓力之女。趨凡離世。翩然若仙人也。遂字之曰安琪拉。安琪拉之居。有大橡。可數百年物。下臨長湖。而安琪拉又得仙之名。故名吾書曰橡湖仙影。仙之事已詳之吾書。可十六萬言。序中固不能簡括其詞。告吾讀者也。然則此序胡用以立言。曰。吾書傳此仙。而吾序則但述此仙人之頑親腓力。腓力者。錢虜也。嗟夫。錢虜之用心立志。行事待人。與人類殊。余初以爲碩腹之賈。愛財如命。惟吾華人然耳。今而知寡廉鮮恥。背義忘親。所謂文明之歐西。乃大有人在也。夫天下之適用者。孰如金錢。國家得之。可以興學練軍。士大夫得之。可以購美妾。買林墅。卽吾輩醜腐。少得之。亦可用以翱翔於名山水之間。置書買酒。在在皆可寶貴。不爲非俊。然落錢虜之手。則錢神之尊。尊如道教之老聃。佛教之釋迦。基督教之耶穌。黃光燭天。正視屏仁義。去慈愛。枯妻子。絕朋友。靳口腹。慄肌膚。忘軀委心。以祀錢神。卽百死亦不敢恤。吾譏之。吾繼從而憐之。知天下人情。固有所好。好深則神入。外誘無

可奪也。宋儒嗜兩廡之冷肉。甯拘攣曲跼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則兩廡冷肉。蕩漾於其前也。錢虜者。詎無美人宮室車馬衣服之好。又豈無禮義廉恥之坊。顧此數物者。在彼視之。實明火之巨盜。害苗之蝥賊也。明火之盜。以力取人之財。美人宮室車馬衣服。亦明明炫諸白晝中。而吾財因之以耗。是明火而劫我也。然此猶可備而力遏也。至禮義廉恥。則蠹心滋甚。心一弗甯。財防立潰。是禮義廉恥之賊。吾財害於無形。來於無兆。非剪撲堵禦。唾棄殲除。金錢之命。如屬絲矣。吾鄉有二豪。擁資百萬。其力均可以興學。余作書數萬言哀之。乞其合羣力爲中學堂。在勢二豪之力可舉也。顧乃人許六白金。久仍弗出。學堂之議遂罷。余始爲鄉人哀。究乃自哀其愚。彼二人者。一唾血且死。妻子進山東蜜梨。且却之以爲奢。一娶子婦求奩。婦死轉喜。以爲更娶者將多得奩之二子者。余乃欲以學堂之大義責之。余直彼人心坎中之蝥賊耳。其謬許六白金者。或爲余數萬言之長書作虛幌耳。宜余之不能見也。今試問讀吾書者。是二豪與我胡仇。吾乃暴之揭之。不令立於人

類。須知可爲公益而不爲。則是人即賊公者也。而彼二豪者。對吾又詎無說。彼將曰。金錢屬我。我力得之。與公何與。而必破耗吾財以益人。且公非富人。公果富者。苟大出己資以興學。我雖慳嗇。亦足步公之後。嗟夫。是語發。畏廬窘矣。劉子隨時篇曰。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卮。玉筭所以飾首。而禿嫗以之掛杙。今金錢之於財虜。明鏡也。玉筭也。吾少取以興學堂。則蓋卮矣。掛杙矣。矧吾之寒素。又甯足以動之耶。潛夫論曰。使處子雖抱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爲辱。而恐其復來。而況實有損者乎。余今其果損之矣。惟余無顏閔之行。故降志辱身。與僉荒語。果爲顏閔。又甯識是人者。顧天下大有不可解者。擁資而不爲義。如吾鄉之二豪。擁資而多行不義。如歐洲之腓力。卒皆無動於心。孟子性善之言。礪乎。嗚呼。余之言此。非有所私乞於二豪而不得者。其憤者。憤公益之不立。余鄉子弟。無以趣於學也。故言之紛亂。初不關涉於是書。乃絮絮言之。如報章之言論。讀者當爲畏廬哀也。

皇帝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閩縣林紓敘於春覺齋

題詞

摸魚兒

安琪拉

盪林光半湖新水。畫樓侵曉微雨。雙鴉小啄。罌動人嚮嫩春林。野襟半舉。掃一片花痕。歛入癡心緒。湖陰片語看雲影。移釵苔香吹屢。描寫好眉嫵。定情許何限。愁根愛縷。窺人偏少。鸚鵡山容水態吟鞭遠。地下月中酸楚。誰見覩歌舞。地天涯也有鴛鴦浦。滄波逗汝。竟小劫存鶯。橫風聚燕。兩兩背花去。

小重山二首

佳而夫人

別業東風萬柳絲。朱樓斜日裏。見朱扉。玉簫聲向舞筵遲。腰圍小。收狹研羅衣。春聚遠山眉。重重挑不動。箇人癡。去時追想乍來時。空留得。闌外海雲飛。踐破門前一道苔。入門聞笑語。燕歸來。玉簪花碎美人懷。東風峭。還憶去時栽。

樓湖仙影 題詞

二

琴調。幾分。諧。新人。兜。不。住。舊。人。猜。一。腔。花。氣。展。書。纔。爭。知。道。花。底。有。人。挨。

畏廬居士倚聲

# 橡湖仙影卷上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林 紓 同譯  
仁和魏 易

## 第一章

忽一日小子腓力。斥其兄喬治曰。汝妄矣。汝奈託我於老人。謂浪擲吾資耶。其兄喬治曰。即我言之。汝奈何者。爾須知吾雖同宗。蓋託業於爾家。在勢言之。吾之主人也。爾行爲謬。則父子之恩不絕。我若有過。將立斥門外矣。腓力曰。爾猥賤不識廉恥。然詞鋒固可畏怖。若不當約我赴博局。言得博進。多分潤於爾乎。爾今妄矣。吾不能不警覺爾之腦力。且吾亦知爾之奸謀。將排我於老人許。以疏間親。將竄取吾產。汝稔知吾父所嚮。迎合取媚。意老人捐館後。則遺囑中將易爾之名。我無得焉。今日我必將致死於爾。因搥淚揮拳。蹂進取喬治。腓力者廣膊而多力。年甫十八。力敵壯夫。而喬治荏弱。知勢莫敵。乃負牆而力抵曰。腓力。汝果撲我矣。爾力倍於我。奈何以強相

尙腓力曰。在禮不可。然吾辯不能勝。則惟逞此老拳。喬治曰。腓力。若果來者。必愬之。翁腓力曰。度爾必粉飾多詞。俾吾受杖。然我不能宥爾矣。握拳直上。喬治知不免。乃狂跳而起。大呼取腓力。二人之勢互較。則直一小鼠敵巨貓。俄頃喬治之頸。已爲腓力所扼。半身撲地矣。此時喬治衄出頰腫。狀至委頓。腓力插手腰間。睥睨視喬治曰。汝足乎。而腓力用力猛。黃髮蓬起。二目閃爍作光。威猛中挾以得意狀。蓋沙克遜人種報仇。往往作此態。以公理所在。積仇得報。氣直而心壯也。忽爾轉念。顏色頓變。似有所懾。以脚蹴喬治曰。此一創。汝當不更以讒言陷我。實則似爾苟賤。安望其出至言。殆所謂有其母。必有其子者。噫。此語旣發。喬治徐徐起。諸地上。視腓力。腓力爽然卻立。腓力之卻。非卻喬治醜狀。以腓力在學堂中。恆與羣兒惡戰。頭顱臂膊。傷毀爲恆事。初不經懷。惟見喬治此視眼挾兇光。知將蘊毒而害人。故卻立耳。喬治此視。立使腓力絳紅之顏色。易爲慘白。正在此時。喬治又伏首於地。哀號不已。狀若甚病。時院中已聞足音。將以傷痛之狀示來者。求鳴其枉。移時門果闢。有老人戴鑲金眼鏡。

望二人作點首狀。則其父也。腓力大驚欲逃。已無可逃。老人凝立門中。鬚眉如展圖。畫以門作圓形。如月影。壁作慘綠色。如襯紙。直嵌圖畫於壁間耳。老人之衣。則十九世紀初年通用之衣。老人年鬢雖高。然亦莫審其數。觀其矍鑠康健。似去七十甚遠。實則老人年近八十矣。身高六英尺。立於門中。似巡警之兵。弁以儀表言。嶽嶽然非復猥瑣。而五官中有數處與人殊別者。以全局論。亦殊不惡。鼻直而頰豐。惟二目異耳。目睛作鋼綠色。時時射光於睫毛之外。令觀者股弁。故村人稱之曰。獮鬼。開斯福德。獮鬼聞名弗怒。轉以自慶。老人自暎其影。高大如人。卽自鐫其姓名曰。獮鬼。開斯福德。懸之寢室。且語其子曰。余甚欲傳是徽稱於吾之後嗣。此影至肖吾身。正欲吾之後人觀吾儀表。知吾同時之人。稱吾爲鬼。殆讐言也。吾老矣。不久人世。人將視吾影作沈吟語曰。此影彼老人否耶。更數年老夫。不但有鬼之名。而且踐鬼之實。語至此。笑不止。此時腓力見父至。殊戰栗。知老人見己力毆其兄。勢且見責。前此腓力尙暨暨作武容。至是已同受杖之狗。恇怯無倫。俄而老人發言矣。言極從容曰。腓力請。

爾。恕。我。斷。爾。雅。興。惟。乞。爾。見。告。此。狀。果。何。爲。者。腓。力。不。能。答。老。人。問。喬。治。曰。彼。不。能。言。汝。試。言。之。胡。以。伏。地。悲。鳴。如。是。喬。治。遂。仰。其。面。血。腥。四。漬。哀。鳴。不。已。亦。不。即。言。老。人。又。問。腓。力。曰。喬。治。自。墜。於。地。耶。抑。爾。二。人。兇。毆。耶。喬。治。起。立。曰。世。父。聽。之。我。請。代。腓。力。言。吾。二。人。鬩。矣。一。交。吾。立。仆。因。以。手。拭。淚。自。言。曰。見。創。甚。重。請。世。父。勿。責。腓。力。腓。力。之。心。謂。我。藏。奸。而。蓄。憾。我。欲。自。明。腓。力。乃。不。見。許。拳。脚。交。下。矣。實。則。我。生。不。辰。何。憾。於。吾。弟。腓。力。曰。喬。治。蟻。我。喬。治。曰。我。寄。食。伯。家。一。孤。飄。之。子。誰。見。信。者。世。父。之。意。必。以。爲。兄。弟。胡。以。尋。仇。至。此。令。吾。亦。無。言。惟。悔。不。聽。其。肆。詈。乃。與。之。抗。辯。腓。力。責。我。我。固。無。辭。惟。彼。不。應。痛。斥。吾。母。至。吾。母。縱。不。賴。於。口。然。見。背。已。久。而。吾。戀。母。之。心。未。忘。因。而。與。角。茲。事。想。世。父。當。復。諒。我。腓。力。曰。彼。又。謊。矣。一。生。終。不。忠。實。老。人。又。徐。言。曰。腓。力。聽。之。汝。言。彼。污。蟻。汝。有。何。證。吾。能。聽。信。汝。耶。今。彼。言。已。竟。汝。趣。言。之。吾。喜。大。公。必。兼。聽。而。始。決。腓。力。曰。彼。今。日。侵。晨。言。吾。揮。霍。卽。其。妄。語。老。父。命。我。赴。銀。行。取。十。鎊。實。在。洛。克。斯。罕。博。局。中。負。矣。此。事。實。彼。慫。慫。吾。爲。謂。得。博。進。彼。此。共。之。縱。博。固。

吾罪然喬治泥我爲之甯非其罪吾所不解者。老父誤信彼言。乃欲令兒學步甯我所甘。今茲肆毆。正復爲此。喬治曰。腓力所言。吾不忍更斥。彼固大誤。而我之冤抑。可以取證於貝拉美。老人曰。喬治勿聲。以目注腓力。言曰。我老膝下。僅有汝耳。汝又不肖。好打妄語。我今日果見銀行書記貝拉美矣。我問彼十鎊錢之去路。汝知貝拉美告我何言耶。腓力曰。我焉知者。老人曰。汝固不知。然爾須聽我所述。彼言。洛克斯罕中墟後之第二日。喬治至銀行中。告彼言。十鎊之錢。汝已博盡。喬治願以私蓄十鎊代爾彌其缺。今汝尙何言者。腓力曰。我固無言。惟以喬治之爲人。不應有此。若喬治愛我者。則不應以實迹告之。貝拉美。老父何爲黜我。而伸喬治。若以喬治之讒。甯不偏人於爲惡。使我後此實言。且見罪僞而得脫。則孰不甘爲其僞者。老父亦知此。小人所圖何事。彼蓋力興讒間。使老父怒而逐我。彼乃承襲吾產。彼又知父好柔荏之言。故多方詭進。以售其奸。老人大怒。以金鑲之棒。頓地不已。曰。汝謂我好聽柔荏之言。究何謂耶。喬治曰。世父勿怒。吾弟蓋出之無心。老人曰。即使無心。能不如律懲處。

腓力汝聽之。吾家世相承薰蕕雜見。然近此五十年。門業所遺未嘗爲惡。且無一人爲盜者。今汝盜耳。無一人僞言者。今汝反誣人以僞。須知彼人高爾十倍耳。我年固老。行事亦少失常。然與我反抗及仇我者。若有片長。余皆忘其前眚而敬之。若爾者。殊爲余所鄙夷。腓力汝後來更敢以詐僞進者。則吾產當不歸爾而歸。語至此。怒極而暈。汗出如瀋。於是腓力喬治力奔而前。救護老人。老人少甦曰。此直細事。惟余所言。腓力汝諦聽而詳識之。老人言已自行。喬治立趨腓力之前。言曰。汝勿仇我。仇我者敗。腓力不答。力奔而出。喬治望之而笑。然面目臃腫。其狀愈醜。

## 第二章

凡書中之最足寓目者。在能歷述人之先德。記其遺事。則以今證古。聞者殊醺醺有味。顧今人數典忘祖者多。胡能望其稱述先勲。使外史燦爛其筆墨。今日薦紳之家。保全前蹟。僅有垂腐之小影。讀之殊莫名其妙。然以子孫性質推之。亦足知其先烈之性質。卽以開斯福德之家而論。自故老聞之。此故家自古至今相傳之家法。及其

性情。前後殊髣髴相若。未有乖異。先世本業農於白拉珊。自白拉珊得名以來。已有此一家。躬耕其地。設當時朝議非將教會誅鋤。盡沒其產。分之平民。則是家亦不暴富。至是白拉珊之巨廟及其田產。本已入官。英王亨利第八遂將此廟產賜卻而司法利。卻而司法利既得地。遲二年不之省。一日騎馬至其地。省其老佃開斯福德。命彼引視其所賜之產。此一日爲十一日之下午。至時見地溼如蒸。迨入破廟。霉氣中人。枯草四垂。蕭寥令人無歡。卻而司曰。老友。此何地耶。乃陰溼至此。老農曰。然。卻而司曰。此地殊枯冷。老農微語曰。人言是中殊有鬼。眚。卻而司曰。以吾卜之。亦然。雖然。汝胡不以人至。售吾地。吾悉以地售予之。老農曰。此殊不易。且地窪而出產微。得不償失。至此屋一無所用。殆爲不肖之僧侶居之。故淩夷至此。果主人必欲棄去其地。老佃所儲不多。請以見售。老農生長於耕。故愛地如命。因附耳還以至少之數。卻而司貴人也。本輕是產。卽曰。以汝所言。直如無價。且爾言此地不毛。吾殊不爾。爾當知僧徒所乞之地。均腴田也。特汝所有爲見錢者。吾亦甘受。得此亦可清吾夙逋。自

是以來。此老農遂成白拉珊廟產之主人矣。他不必言。以見田計之。已有一千英畝。膏腴之壤。此產既歸開斯福德。雖後嗣凌夷。而此田仍屬其家。其在十九世紀之前。半百年。地價隆起。自猶鬼司此地。近五十年。勤勉田事。量入省出。居積日夥。而所娶婦在四十以外。又爲富人之女。有田二千餘畝。亦入其家。此女爲腓力之母。生腓力而死。其夫婦最協無忤。而人言謂此婦爲猶鬼所震懾而死。猶鬼之娶婦。非關相愛。正以門戶適當。因而成禮。實則其妻心悅一牧師。與猶鬼殊落落。迨既娶。爲猶鬼之目光所懾。殊鬱鬱不樂。而死。死後。猶鬼亦不更娶。乃極力治田而儲積。在其妻未死之前。腓力剛生之後。家中斗出一事。猶鬼頗極愁煩。猶鬼本有一弟。甚和協。然弟頗蠢蠢。猶鬼不因其愚而斥之。備極友愛。先是家有女傭。既罷傭而有身。傭曰。此鬼弟所有者。猶鬼聞而盛怒。以爲誣。及便審事迹。滋確。猶鬼素有幹略。遂往候。此傭至時。何言則不可知。但此傭免身後。即他適以乳下之兒。歸猶鬼家。兒卽喬治也。方吾書發端之始。喬治父母皆逝。父逝於腦病。母斃於酒。喬治既喪二親。遂依其世父。猶鬼

待之良厚。不審其推亡弟之愛。及孤兒耶。抑憐其母之早逝。加卵翼耶。顧其人視其子。良不如其愛喬治。蓋此老人每值喬治有過。則僞若不聞知者。而其處腓力則嚴毅。無所假借。實則以儀表論。腓力實逾其兄。腓力雄眉隆準。凜然勇少年。而喬治枯瘠而滯。唇厚而目小。旁人謂其愛憎乖忤。恆不直老人所爲。以爲顛倒。此時腓力身受庭訓。逃身而出。怒其兄不可遏抑。且知不見愛於其父。後此必無善狀。其尤忿者。已寵日衰。而喬治之情日洽。而貝拉美又日肆。浸潤知久久。必無倖矧喬治一言。能力迴老人之怒。已身隨侍。幾同孤孽。思極氣乃益張。以爲其兄將置之死地。且喬治之奸爲力至偉。度非一身之所能制。忽念隣村有友。常以情見恕。吾當一造其人。腓力行時。本造其人家。旣而引領。則去友人家非遠。見門宇矣。出表視之。在十一點半時。已停而弗動。此表爲喬治躍起之第一拳。適中表面。遂創其手。故表面立破。但仰望陽光。似在十一點以外。計此時訪友亦適其時。乃叩門而入。至一紅磚之室。室爲安尼皇后時代所制。因掣其鈴。問李姑娘未他出否。內人答曰。李姑娘方游涉。

園次。請腓力自赴園中見之。李見腓力。卽曰。腓力無恙。我方行屠爾。當助我。腓力曰。宰豕乎。李曰。誅花蝨耳。我今日必殲數千生命於意方。適腓力曰。殘忍哉。李曰。殘忍固也。然何能恤。試觀吾所陳之荷花。以三先零六辨士購得之。今憔悴作何狀者。茲不值兩辨士耳。甯非爲花蝨所蠹。果我爲男子者。將肆詈矣。腓力汝爲我祈禱。訖我卽大施刑戮。忽曰。吾今日不應作如是之樂。腓力曰。何也。得母親故逝乎。李曰。今茲吾之格倫迫司。捉將官裏去矣。以彼傭我家。我待之厚。人之嫉妬。謂此傭無知妄作。遂爲邏者所獲。彼若甘心輸服。毋觸仇家之怒。則出獄易耳。顧此傭傲抗。必不甘心於自屈。吾恐其歸也。尙有待耳。復曰。鐘動飯矣。吾徒手尙未誅一蝨。奈何。然姑恕其生。以待明日。果使格倫迫司見我二人。在此同飯。則傷心當更甚。腓力趣來同飯。不爾炙冷。我固惡噉冷炙也。此時腓力渾忘喬治之事。從女郎行赴餐房。李本名馬利亞。年十八矣。雖非絕代之人。然修潔玉立。亦村居之好女。其鮮明直如玫瑰。通體都無癍痕。聰慧而多情。此爲英倫社會中上之人物。爲完備之婦人。腓力旣隨之行。覺

女之輓步溫香。令人心醉。且其家經年有一千五百鎊之常供。頗足自立也。二人既入。牛炙極佳。馬利亞進三炙。且食且念其傭。腓力既坐。忽憶家事。心頗軼軼。不審喬治仍售何奸。而老父後此作何部署。既罷飯。同至樹底長榻之上。李見腓力作怒狀。知必有故。因絮絮問之。腓力遂一一舉已事告之。並言其縱博事。語既竟。李俯首視地。以纖履作頓挫狀。久之曰。腓力。老父固屈君。君之從昆大有非常之舉動。惟君亦非佳。此十鎊錢之罪案。在吾亦不能曲赦。矧力毆從昆。因其力之莫敵。而肆其兇。於理尤悖。今何妨曲從老父之意。囁嚅久之。復曰。汝固畏老人者。然能得老人之歡心。使老人迴其電笑。則足以抵喬治矣。後此若有牆鬪之事。可先告我。待我部署。庶不至於決裂。彼格倫迫司恆言我愚。然合爾我兩愚人之腦力商之。或不愚也。腓力聞言。淚被其頰。然尙容忍。言曰。君待我厚。良爲吾友。以吾思之。君其仙乎。李曰。腓力。汝癩耶。胡言。仙人。汝若令邏者聞之。從彼格倫迫司綰鐵索矣。後此幸勿以此言見告。

時英國方滅教故  
禁言仙幻之事

李言雖質直。然無怒容。以西俗男女求婚時。男恆稱女爲仙也已。

而腓力曰。時至矣。吾與吾父約。將至雷諾而德相新宅。於是二人同步纖草之上。入於室中。女行至餐房時。忽迴頭。如待腓力。已則款步而行。腓力曰。馬利亞。幸勿怒我之戇。我二人且親吻爲禮。李頰大頰。卽曰。腓力。汝奈何好作是言。果格倫迫司在此者。必不見許。今彼在繫。吾可聽爾。於是二人親吻爲禮而行。腓力旣去。李倚火爐之簷。目送其去。卽微語曰。我良愛彼也。

### 第三章

腓力之侍其父。老人恆絮絮言田事。爲腓力所不欲聞。卽不言田。則稱述先世之道德。此下午歸後。隨侍其父。而訓勵將更切。方其歸時。自念今日姑歸。明日再赴面李。逾十分鐘。已至家。見其父。以手執表。向壁鐘。準其時刻。似甚焦悚。卽曰。腓力。吾不言。今日與爾同出乎。然尙有他事。不可延緩。汝生平不樂農力於田。去爾從昆遠甚。故亦不强爾以所難。且爾之允我。爾自言也。胡以使我久候至十七分鐘。以我勤勉之家。安能擲此十七分於無用之地。究之爾在外何作。老人語甚絮絮。此時腓力略蘇。

其氣因曰。昨從密斯李小餐。老人曰。無怪其然。汝悅此雛娃。於我意良合。此女清門。且性格及其遺產。皆不惡。若以彼之產。合諸吾家。則吾家直有五千英畝。腴沃之地。可云富介一鄉矣。彼數畝草地。在余目中。殊爲創見。果使語至此止。父子遂行。穿一碧穹之路。而過以樹枝上糾作穹碧狀也。路盡得湖。湖旁有絕高大之橡樹。此樹人。人恆稱之曰。開斯福德之行杖。樹蓋爲老人所心賞者。腓力行次。思欲以語媚其父。乃曰。茲樹殊高。然何由稱爲開斯福德之行杖。老人曰。汝數典乃忘祖耶。汝不知亨利第八時。茲地爲刹。王乃盡驅僧徒。空其廟而遺其產。此樹之次。本有大樹。其幹更巨於此。前此有人布算。盡樹幹可專十六車。樹卽第一長老所手植者。當王逐僧徒時。大風斗起。力偃此樹。入於湖中。爾不觀地中墳起者耶。父老言樹身尙在其下。爲土所掩。故隆起爲此狀。村人言樹爲長老所種。今其徒侶旣見逐。則更無興起之日。爾祖者。開斯福德老農也。以資購得此寺。置酒延里人飲。旣罷酒。村人皆醉。爾祖乃引客至湖次。若觀大禮告成者。旣至。見六馬載一高樹。生已五十年。帶土移根至此。

即在湖濱廣闢一坑。深十尺。周圍可十四尺。爾祖以杖點穴中。衆卽移樹植此坑中。種樹旣訖。爾祖延客復歸座。對客演說。若以今文釋之。大致曰。隣右聽之。寺中之樹已偃。吾村人言山門無更整之日。且寺中遺產王悉賜一大臣。此大臣執袴智莫辨。沙土何知農事。大蒙天佑。自大臣手中移置我手。我故延客以慶吾得產之故。特鄙人素有誓言。事近於戲。顧鄙人必欲致吾志而成其事。當吾少時。牧豕入山食橡子。忽見此橡子中有一巨顆。色極嬌柔。余乃將歸種於空曠之地。識之以去。意待樹長。時判以爲杖。此五十年前事也。今亭亭如蓋矣。余移根樹之於此。僧衆恆言古猶太國人。人恆種無花果。及葡萄。無花果者。我未之見。葡萄亦非吾嗜。惟此橡樹爲吾所愛。以敷陰垂綠。可蔭行人。落子可以飼豕。春榮秋瘁。吾子子孫孫咸被其益。即使遞傳而下。埋骨成灰。而茲事尙無恙也。余本不欲絮絮而言。今茲喜慶之辰。不能不以吾之軼事告諸隣右。請諸君各飲巨觴以賀此樹。並爲左證。但看此移根之樹。仍長綠葉者。則我子孫可以永受此樹之蔭。亦使後人見橡子落時。必追念當日高曾。是

有遺言用以流傳爲佳語。猶鬼語至此乃大笑悅。腓力聞言始知當日有人盛集至此。猶鬼曰。腓力汝聽之後此汝卽親承祖杖之人矣。惟我願爾之心堅逾此樹千秋。挺立不爲風雨飄搖。然尙有一節。早晨訓飭之言雖在吾盛怒之中。然亦至言不得。因吾之怒遂指爲亂命也。爾後此更勿愚我。愚則悔滋晚矣。今尙欲爾往承教育。既有學問則於爾亦不爲無利。沃司福德大學學期不日開矣。爾在馬格丹倫學堂有年。程度似及我之初意。不願爾爲通儒。惟爾沐浴學問則足稱其門業。腓力曰。喬治行乎。老人曰。否。我素以學勵之。彼乃弗甘。彼自言無足自立。冀求得實業自餬其口。彼言欲至洛克司罕。福斯德父子家學律。福斯德家貝拉美之子亦在其中。今已能作律師之副。今見我遺喬治。彼亦悅。且思提挈喬治可感也。此小貝拉美勤而有識。以喬治往。或冀有成。腓力無言。心中自念。今日出行。乃聞爾許故事。及家庭之事。局然吾心亦樂與喬治分馳。又念旣至學堂。於己滋有利。惟有二事不能無介於心。意身在學中。而喬治去家近。可日夕浸潤以形吾短。其次則沃司福德學堂去馬利亞。

家遠甚。不常把握耳。腓力思如是。而口尙未言。已而至新宅矣。老人發令授司宅者。以事集。遂遄歸。垂及家矣。忽見支路有一童子。可十五六歲。手握一網。網羣鳥於內。老人至。不悅童子羅雀。又所羅雀。正當其田產之內。且恐恣人羅雀。將盜其禾稼。又老人晨起。喜聞鳥聲。深不欲村人死此生物。既見童子。乃怒目挺立。童子恐極而顫。老人曰。爾名非敬姆。白拉特耶。爾作孽。乃盜吾雀。童子卻退。老人則逐步隨之。二日閃閃作光。射童子。已而至牆西。童子更退。乃無路。焦悚不可狀。因臥地大哭曰。長者甯見。扑勿以神目見燭。我今日僅得二十二雀。湯姆已得五十餘矣。幸長者恕我。老人大怒。因以棒扑敬姆。此老人之氣。既伸。敬姆後此告人曰。見責殊未痛楚。然鬼目可畏也。敬姆既行。遂不復至。老人乃語其子曰。天下人有仗眼光以震人者。如若父之眼。可云貴矣。汝不見此童子見余怒目。較以杖擊之尤烈。彼當不更來矣。我猶記爾母亦畏我眼光。恆不敢正視。正爲此耳。腓力自念。我豈不畏老父者耶。既歸。腓力遂得李姑娘之書曰。

吾親愛之腓力足下。君去後。吾卽得格倫迫司書。言已脫囚矣。謂是問好以讒口中人頗厭是種人。當屏跡不復至。行將赴坎拿大。別事一貫人。今乳媼已行。吾居益單。官中言弱女不可以獨處。遣吾居戚晚家。年以四百鎊贍戚晚。供我衣食。以吾策之。四百鎊爲多。縱吾御食。殊不弱。然以四百鎊供我。又似太渥。自官中有是言。而族戚中。款余咸益有禮。人人思得我同居。特吾自思有阿姨居葉爾守。名曰將伯斯。葉爾守風土良佳。繁花如繡。卽在是學習法文。良亦易易。蓋其地咸操法語。卽不習而亦可能。且阿姨並無兒女。亡母顏色大類阿姨。吾見姨如見母矣。惟驟爾離家。思之欲哭。嗟夫。腓力。爾明日其來送吾行乎。此書卽與爾爲別耳。馬利亞李拜啟。

腓力於明日果往送別。歸時至怏怏。

#### 第四章

逾數時。腓力赴學堂矣。喬治亦赴洛克司罕學律。至於腓力學堂中功課之增益。學

問之銳進。吾書亦不之敍。惟居堂處衆。謹守規則。以開斯福德儉約家風。慎保令名。無學生負逋不還之積習。且氣力絕偉。體操時輒第上上。功課亦勤勉逾人。惟讀書時。不循序而臻。輒采擷菁華。而於祕書尤多省覽。交遊不廣。卓然孤立。有時縱情極樂。踴躍若飛。有時鬱伊。則窮閉如處子。朋友中知其好讀祕書。見彼沈鬱。輒笑其人。謂將興蠱。此實非腓力之不適。殆亦秉賦使然。非矯僞也。且其母爲畏父之故。怔忡而死。腦病留遺。故腓力有時亦輒作此狀。腓力三年居堂。不與喬治相見。假期中恆不歸省。四嚮旅行。卽偶歸。亦不面喬治。蓋此二人各懷避面之思。落落乃不相遇。顧腓力雖不見喬治。亦知喬治邇來益得老人之歡。蓋老人書來。亟稱喬治。據此足知喬治之用心矣。且鄉間之人咸稱腓力喬治並爲公子。無所軒輊。腓力居堂。乃思以和平之策。麾去喬治。使無牆鬬之譏。已而畢業。遂以二等車票歸省其父。以腓力生平未嘗御頭等之車。出入必以二等。當火車屯站未開時。腓力坐車箱中外望。見一纖翹之女子。自遠而至。聞與車人語。大似外國之產。腓力見女子妙目作蔚藍色。髮

蓬蓬如亂雲風貌之佳。逾於達亞納女。愛神矣。腓力年已二十有一。儻慕不備。遂力前冀承接其音吐。而此女初爲英語。牙牙弗能達。腓力則曲意推詳。求得其旨。女自言爲喜而達。姓馮好。而此好生德產也。此來求友。馴習英語。且曾遊巴黎。法之語言文字。久已周悉。後此更能習英語者。則國中公家所立學堂。身足充彼教習。父母咸捐館舍。復寡同產兄弟。此來將赴洛克司罕。至女友家。友卽在法國葉爾守相識者。此女姓李。腓力曰。彼歸耶。因問喜而達曰。君識馬利亞矣。喜而達曰。三年與彼同居。隔一軒而住。喜而達曰。君識馬利亞。然則非開斯福德先生乎。馬利亞恆與我稱述先生。似其人。甚愛君者。試問貴國朋友。亦言愛否。吾言得毋質直否。腓力大頰其面。不能答。因曰。我固馬利亞友。特所言愛字。敝國不作如是用法。喜而達曰。善。此後應當承先生惠教。腓力曰。我意亦然。於是詳詢馬利亞客況。知已在及笄之年。可以自立門戶。無待依人。且云諄勸姨氏同來。姨老戀鄉。却之矣。喜而達之友馬利亞。交誼日篤。又以喜而達欲學英語。故招之同居。腓力一聞馬利亞之名。斗覺少日交期。潮

湧湊於胸膈。若在常時。即生纏綿之想。今日斗遇天人。已有以彼易此之思。愛情遂立爲遷變。迨車至洛克司罕。覺車迅而路促。不能長住此車箱中。與美人作深談也。二人方在婉戀之間。斗見一青年女士。衣淡紅之衣。冠廣簷之冠。疾步力趨車站。呼曰喜而達。我在此延候。君別來無恙。方欲趨前接吻。突見腓力立於喜而達之後。駭曰。腓力言時。雙頰皆頰。復曰。腓力之不識我。殆我顏色異耶。胡再不前。然我固識君。見君至樂。蓋小別已三年矣。君猶憶格倫迫司乎。且我邇來顏色如何。者。汝之厚。我能如前狀否。耶。腓力曰。爾之風貌。乃如兒時。惟綽約勝矣。至於爾我交期。視前亦當逾密。馬利亞聞言而樂。卽曰。君在學堂。似爲教習薰陶。故詞鋒雋妙如此。至於誇我綽約。則殊謬言。我自信未離塵相也。因喜而達方與力人語。乃行近腓力。微語曰。爾試觀吾鼻。較前爲博。母乃增醜。汝尙矜我媚耶。若喜而達者。風標殊絕世也。似此人物。方足云美。君試往視吾車。君明日當至吾家小飲。吾自履家鄉。無日不窺園次。時花灌藥良足爲歡。阿姨常語我人生非久。樂趣亦如飄風。故吾乘此韶光。以娛我似。

水之流年。吾昨亦晤尊甫。此老溫厚正直。惟神威之眼。望之生稜。殊可畏懾。我家居較前益樂。腓力珍重。明日一句鐘見我於家。語已恩恩自去。腓力既歸。老人視之亦滋重。且撫慰萬端。腓力見父老態日臻。然腰膊尙強健。語腓力曰。孺子歸。我心慰。爾試觀我狀態。想未久。汝襲家政矣。我自審不復久支。人生至於八十有二。於人壽亦云高邁。我手治先疇韶光。已不我留。宜有受代者。至我前日。已營生壙。卽在開斯福德。老農墳下。我心服祖烈。故欲埋骨於此。以暱就祖塋。果爾異日歸盡之時。欲近我者。彼中尙有隙地。腓力曰。父尙強健。何爲作不吉語。老人曰。不然。老人死期。安能豫定。我意殊不越兩年。且安知不在旦夕閒。顧我自觀生命。直同一綫之懸。又自指其心曰。此中若壞。則立時此綫斷矣。爾今往啟壁櫥。櫥間有小瓶紅籤。署其上。爾見吾心病發時。卽趣啟此瓶。飲我此藥。至靈醫言吾患發時。若不服此。猶鬼開斯福德不能生矣。今爾須清理爾產。異日吾倘瞑目。則爾或不至於摸索不得其緒。汝承業尤須兢業。天下守成大不易。易矧此巨產所託。非人。吾家毀矣。此外尙有二事。宜使爾

知之第一節爾與喬治無終合之時此爲老夫當心之事汝平日痛斥以爲奸謀陷爾此自爾之褊心喬治本不惡矧又我兄弟所遺之孤兒汝須知兄弟之血較之冷水殊凝老夫一旦風燭則開斯福德衰宗剩汝二人矣汝常疑老夫罄汝所有用付喬治實則我非老悖何嘗出此爾今執此鑰匙啟吾扃出束紙曰此卽吾之遺囑我不欲言汝試讀之吾產自霍而司登一片沃區及新得之愛塞克斯腴田外其餘盡以付爾矣至此所居之屋及屋外之田園永永定爲族氏之鎮業不能易受他姓此地爲世代相承之產萬不售人其次則願爾早成室家吾抱孫之願正於死前償也爾在法宜娶馬利亞李爲佳此女我素禮重彼爲馬而歇挨故家之閨秀聰慧可人吾家在一千七百零三年曾與是姓聯姻在今日爲舊婚媾卽以彼產而論能歸吾家則吾家之產可云無敵矧此女有幹力能主家政汝當得一賢內助而貌亦秀雅以之爲妻亦不爲非福腓力曰敬如父命設彼不欲事兒者將奈何兒明日將飯彼家老人曰彼安能弗欲者汝爲苦慮矣汝自便我倦欲息矣因與執手且曰汝後日

承祧方審。老父處汝不惡也。我家法固嚴。然未嘗外汝。明日赴飯求婚。卽屬其時。汝勿坐失機緣可也。腓力旣出。心滋感悅。其父懇懇作慈愛語。自謂我初意以爲不能襲我先疇。乃老父深恩。竟不我棄。殊大幸也。又念紅毛之狐狸圖我。乃亦弗遂。凡事固有天理耳。至圖娶馬利亞。此着尙須籌畫。讀吾書者。須知腓力之與馬利亞。不言情愛耶。腓力又念將彼爲吾妻。卽爲賢助。則吾父之言。亦至當理。惟每念及馬利亞。而眼中時時見喜而達。梗其愛念。且一念及喜而達。血管爲之潮沸。又念喜而達。能易地爲馬利亞者。吾事集矣。因是軒輊二人。夜中竟輾轉不能酣寢。

## 第五章

明日腓力至馬利亞家。相見歡甚。馬利亞素善雅談。又屬故人初見。神鋒間出。喜而達風姿曠世。在座則僊僊欲舉。飯罷。馬利亞請腓力教喜而達作書。腓力旣得號令。大喜欲狂。喜而達臨池少誤。腓力引手觸其玉腕。正誤狀至。溫存迨書竟。腓力自念喜而達媚眼。神魂已爲攝取而去。然心尙把持。專屬馬利亞。不爲所動。嗟夫。天下御。

者。以。一。繯。勒。兩。神。駿。則。鞭。策。正。難。腓。力。心。中。亦。審。此。佳。人。頗。屬。意。於。已。特。外。貌。落。落。初。無。朕。兆。可。尋。馬。利。亞。本。屬。故。交。愛。情。已。趨。趨。流。露。於。外。夫。以。一。少。年。處。兩。美。之。間。可。云。韻。事。致。嬌。猜。媚。沮。左。右。莫。知。所。可。然。私。意。所。存。殊。右。喜。而。達。似。不。嚮。喜。而。達。者。則。媚。火。中。灼。炙。人。欲。狂。因。之。大。震。不。已。若。以。尋。常。二。十。一。歲。之。少。年。純。無。把。握。愛。情。所。嚮。必。偏。注。其。人。之。身。腓。力。則。不。然。篤。信。謹。守。之。心。是。老。農。特。傳。之。家。法。知。老。父。意。在。馬。利。亞。而。馬。利。亞。又。有。粧。資。爲。老。父。所。翹。盼。遂。亦。弗。敢。與。喜。而。達。遽。定。婚。約。此。時。初。夏。已。過。萬。綠。都。生。蔚。然。照。眼。腓。力。一。身。居。兩。美。之。間。去。取。殊。不。能。自。決。一。日。午。後。閒。行。至。馬。利。亞。家。入。門。時。聞。客。座。喧。笑。之。聲。知。其。中。已。有。生。客。既。入。則。見。其。從。兄。喬。治。及。小。貝。拉。美。尤。有。女。子。則。不。之。識。此。時。喬。治。儀。容。較。前。爲。豐。二。頰。平。整。鷹。鼻。爲。之。不。鈎。二。脣。上。下。亦。不。遽。露。其。厚。特。頭。髮。仍。作。赤。色。二。目。深。藍。至。此。更。形。流。閃。腓。力。既。入。與。馬。利。亞。喜。而。達。問。訊。後。始。與。諸。人。引。手。喬。治。足。恭。起。而。語。腓。力。曰。腓。力。無。恙。吾。見。爾。樂。甚。世。父。近。如。何。者。今。日。貝。拉。美。見。吾。世。父。言。老。態。愈。臻。神。情。亦。敝。小。貝。拉。美。

初與生客款接。狀頗踉蹌。以二手相搓。聞喬治道及己名。卽曰。腓力先生。我觀尊甫甚龍鍾。不如前此之健旺。腓力曰。老人至八十以外。固享人世之大年。貝拉美曰。老人年高。則承祧者當立得其產矣。言已而笑。喬治曰。貝拉美邇來乃愈善雅謔。此蓋成婚以後。始成此狀耳。因曰。腓力。汝識貝拉美夫人乎。至此方二禮拜耳。汝乃不之識耶。我爲爾介紹。當更得一良友。其人旣聰慧無倫。而風貌復足以敵其聰慧。腓力因語貝拉美曰。幸先生爲我介紹。我固聞君得佳配。今始見之。貝拉美方欲有言。喬治乃先發聲曰。腓力。汝知此猾狗有故事。足以軒渠者乎。彼夫人本爲我有前此耶誕生日。我與彼夫人方成至契。且彼二人之相識。尙吾爲之汲引。詎吾一迴面。此猾狗竟以妖術攝取吾契。爲貝拉美夫人矣。語已。忽聞有輕婉之聲。言曰。開斯福德先生。胡爲斥吾名。貝拉美忽言曰。安尼。汝言乃出吾後。令我不備。而驚夫人曰。人之有妻。猶人之有良心。故常逐其身。後不能少離。並於其夫。不自覺之時。常伏侍其後。此始名爲婦道。貝拉美弗答。然心滋弗悅。此時夫人復問喬治以前語。二人方調談。

不已。腓力稍退。隱相此婦人。年歲在二十以外。軀幹亦適中。四體調融。乃覺亭亭玉立。額髮螺旋。五官部署端整。望之似有幹略。眼光碧而作淡灰色。瞳人稍巨。髣髴中似能伸縮其光。腓力觀之。不知此心爲彼所攝耶。或迷惑不辨其妍媸耶。凝思間。自念喬治識之於先。胡爲竟落貝拉美之手。忽見此女視腓力後。卽與喬治耳語。喬治立起於座間。卽曰。腓力。吾爲爾引見此生平所心服最美麗之人。密共斯貝拉美。腓力卽鞠躬申其款曲。貝拉美夫人與腓力爲禮。肅中帶媚爲狀。甚嬌俏。且語之曰。開斯福德先生。君之從昆。恆道先生盛德。然尙未言。君爲此語至止。腓力曰。喬治不言。我不肖耶。貝拉美夫人曰。非也。喬治告我時。實未言先生風貌之佳。年齡之少。吾初以爲先生四十許人耳。腓力聞言。答曰。我尙有言。喬治亦未嘗告我。我卽有言。防貝拉美先生見嫉。夫人曰。何哉。嫉妬韻事也。吾約束吾夫。不令其有此天下行。妬於二情人之間。事尤風韻。若丈夫嫉妬其妻。則尤爲乖戾。吾若更與先生長談者。吾夫卻未之妬。防彼喜而達及馬利亞兩女士。妬耳。腓力聞此婦作蕩佚之言。此心又似不着於

彼二人矣。此時馬利亞方與貝拉美言。而二日特注視言者。喜而達當腓力承迎貝拉美夫人。顏色亦頗怏怏。而貝拉美夫人微語腓力曰。君不見喜而達耶。方在左廂偵我行藏耳。我亦常人而天下竟有防我而偵我者。我今別矣。因作微語曰。君於兩美之間。急注其一。不爾兩不能着矣。腓力愕然曰。夫人所言何也。答曰。我善相人。一覽已得。君宜急圖其事。今茲將逐衆行。不爲是絮絮者。逾數鐘後。喜而達置其活計於几。言曰。是間苦熱。遂閉戶直出園次。腓力目送其去。遂託故亦隨之出。貝拉美夫人語馬利亞曰。此女士風貌真足令人死生。以我較量其人大類乳姑與朝貴之閨秀並立。李姑娘以爲何如者。馬利亞曰。我烏知者。且亦未嘗設想及此。若云風貌彼妍而我媿。何待較量而定。貝拉美夫人曰。君自視過卑。天下固有一種人。爲男子所燭。直奪其眼光。爲旁人不能間與者。前此曾有人贊我。我殊不謂然。防更見他人。卽爲嫌惡。今君意亦如我否。馬利亞曰。君言何謂。我初不解。貝拉美夫人曰。我初無心。吾以爲天下美人直同磁石。其力可以喻鐵。又可於此中嘗試男子之心。凡男子

之。要。契。美。人。殆。以。未。得。其。尤。美。者。故。冒。昧。恣。情。逾。時。則。又。變。遷。故。女。子。之。信。男。子。亦。不。能。過。望。馬。利。亞。曰。聞。君。之。言。令。人。寡。歡。貝。拉。美。夫。人。曰。君。惡。聞。耶。我。之。所。言。固。就。閱。歷。而。得。之。今。試。以。喜。而。達。論。今。茲。座。間。三。男。子。之。目。不。悉。着。是。人。耶。迨。喜。而。達。一。行。其。一。卽。隨。之。以。去。此。二。人。者。苟。非。與。人。款。語。亦。將。隨。之。以。行。矣。要。之。天。性。使。然。亦。無。足。怪。若。易。以。他。人。亦。必。如。是。馬。利。亞。曰。我。初。未。留。意。以。我。思。之。此。三。人。咸。屬。意。於。君。貝。拉。美。夫。人。曰。確。乎。因。以。手。拊。馬。利。亞。之。背。曰。好。姊。姊。吾。安。能。謂。之。美。麗。耶。今。且。勿。論。男。子。之。事。使。人。無。歡。但。言。衣。飾。可。爾。馬。利。亞。此。時。心。緒。潮。湧。默。然。不。能。有。言。逾。一。時。喬。治。及。貝。拉。美。夫。婦。均。出。腓。力。正。與。喜。而。達。同。步。園。次。行。於。短。樹。狹。徑。之。間。喜。而。達。以。德。國。語。問。腓。力。曰。君。出。何。爲。腓。力。亦。以。德。語。報。曰。出。侍。君。行。喜。而。達。曰。我。之。閒。行。是。我。痼。疾。初。未。邀。君。彼。客。座。中。人。正。須。君。耳。胡。不。遄。返。腓。力。曰。我。不。更。入。矣。喜。而。達。設。非。君。允。我。一。事。我。終。不。忍。去。君。喜。而。達。曰。君。安。能。呼。我。爲。喜。而。達。吾。姓。固。馮。好。而。此。好。生。也。且。君。要。我。何。事。腓。力。曰。我。意。欲。於。下。午。九。點。鐘。時。在。涼。亭。中。有。語。於。

君喜而達曰。開斯福德先生。汝誤矣。此語不宜告我。宜告馬利亞。腓力曰。何由必語馬利亞。喜而達曰。彼非愛君者耶。且君心亦已屬意於彼。君勿作妄語。馬利亞已一語我矣。腓力曰。妄哉。果爾。今日能來者。我將悉其隱衷告爾。特爾不必行妬。喜而達迴面且頓其足曰。開斯福德先生。我固無妬心。今夕亦不如君約。且我一身亦不自輕。如是。腓力見喜而達之行。且怒且失望。凝立不能語。久乃曰。彼弗妬。我將導以行妬之途。爾殆爲狡狐。因以杖擊斷蘿麥。忽聞其後有人呼曰。腓力。汝何事作此狀。此爲吾心愛之物。澳洲移根之佳植也。汝何爲以杖斷之。腓力曰。我正欲以此花餉君。君且綴之襟袖。彼三客安往。而汝獨來。馬利亞曰。行矣。汝且入座中。勿爲陽光所燦。汝見貝拉美夫人如何者。腓力曰。慧而俊。吾不審。貝拉美何福。覓得此佳配。馬利亞曰。汝言貝拉美豔福。我殊不謂然。我滋不喜其人。所語至不檢。聞之滋惡。我僅面其人三次。似我之陰事。及旁人之事。彼皆悉之。我平生口鈍。不能攻駁此人。彼剛言君愛喜而達。用是以間我二人之燕好。究竟彼人所言確耶。若果有其事者。君勿厭。

我冒昧趣具告我。我亦無怒。因以手拊心。更以左手揮額汗。俟其報章。腓力此時。天良及機會交湊於心。因思此正其時。可以徑語馬利亞矣。然而天良似復來告曰。汝既心戀他人。則勿遽爾。愚此靜女。然而惡心復若排斥其良心。語腓力曰。汝宜以計牢籠此女。以撩喜而達之。妬報爾。睚眦之仇。且足得彼家產。汝且勿告彼。愛喜而達。以生其恨。此善惡兩心。腓力於一轉眼之間。計謀已定。不待馬利亞頰上紅潮盡退。而惡念已勃然而生。乃握其手曰。馬利亞。汝安能遽存此心。若喜而達者。吾特陽慕其人而已。至於爾身。吾滋銘之心版。雖未立婚約。然已默許之矣。吾所以不與爾言者。正少須時日。偵君心之果否厭我。馬利亞初不之答。紅潮愈生。後此若仲其顏曰。腓力。殊令吾喜。他無所言。腓力曰。吾愛乃以吾爲可嫁之人。吾烏有不樂者。然愛我尤能待我者。則我直擷取君心之愛。屬之於我矣。匪特此也。且欲採取君心。實諸吾愛心之中。惟茲事。今日勿言。卽君良友喜而達。亦不必言。如此者。君能信我乎。馬利亞曰。我信君。猶之愛君。且吾愛君數年。銘之心坎。未嘗告人。今茲請君且歸。我自籌

維其事。腓力既歸。侍者出書上腓力。蓋自喜而達來者。書言我之宗旨已易。下午九句鐘必來。且有言奉屬。腓力以唇作響。知茲事處萬難矣。我剛欲娶馬利亞。則喜而達雖美。何與於我。然吾愛已極。固不能不一面其人也。

## 第六章

腓力得書。沈思久之。知此九點鐘中。與絕代之人相逢於月下。其事至狎而險。此信一暴爲馬利亞聞之。則後此蓋有無窮之牽引。設此女於把晤時。一以許我。則我與馬利亞固有成約。亦且爲其所動。腓力又念今日相逢。吾當以生平與馬利亞情款之篤。一一舉告喜而達。以釋其癡。瀕行時。尙決然弗爲所動。第天下事本有所專注之人。強遏而別。嚮倏一轉念。所遏抑之力亦且立懈。腓力既至涼亭久坐。已立泯其夙操。其至於此者。殆有數因。一以夜中寂寞。腦力不無震動。即使堅持而亦弗固。一則知喜而達情深。而驕苟告馬利亞之事。行且立決。而寸心之戀又不能舍。因之中心焦悚。不可狀。而後顧茫茫。苦緒一如潮湧。思欲奔匿。既又不敢。但扶闌仰盼樹影。

零亂於月中以待美人之至。既而喜而達。纖步細碎疾行而四瞭漸至。亭次。腓力在數分鐘中甚防其至。迨喜而達至時。則又歡欣不可狀。因起迎曰。君來何遲。喜而達曰。有客同飯。是以行遲。微語曰。君顏色頓異。得毋病耶。腓力曰。罷也。非病。語已而寂。此時二人各懷心緒。不能先發。腓力方欲言時。而肺葉大動。咽塞至不能聲。喜而達無聲先倚身於松樹。防語時不能支。因借樹自撐。其氣力徐曰。君着我以夜至。究何語者。雖然。君且勿言。我爲君言之。君亦憶經月之前。我不自期。竟將愛君之情。一一流露於外。腓力曰。然喜而達曰。既有是狀。則爾我後此婉戀之情。當卽斬絕。我旋圖他適。計此生不更履是間矣。腓力曰。乃若是耶。顧行在何時。在理喜而達此言。宜爲腓力所樂聞。顧入諸腓力之耳。直同冷泉澆沃。其背喜而達曰。吾行明日耳。吾德國有一戚。晚病頗沈頓。其人爲吾生平所未見。與彼亦無甚係屬。特借此以決去此地。吾已以此事告之馬利亞。馬利亞不能舍我。至於痛哭爲狀。殊可憐。腓力聞言。悉其前此堅操。一一委諸煙霧矣。自念果舍之行。則吾生平婉戀。自是無復把握。在腓力

眼中見喜而達。綽約而多撒嬌。嗔其中人之深較馬利亞之溫婉。隨人尤爲可戀。因曰。喜而達。汝勿去我。須知我固愛汝者。因往執喜而達之手。喜而達斥而去之。曰。卽使愛我。我何必留此。我固愛君。然亦不能僑寓人家。觀人之伸其情懷。使煢煢者作壁上之觀。矧馬利亞亦我心契之人。君云愛我。又令我僑寓馬利亞家。究竟宗旨安在。君得毋以我代外婦耶。且我常聞素封之家。恆不欲娶蓬華之女。特憐其貌。用爲浮花浪蕊之觀。若果有是意者。則請君趣行。我安能以萍絮之沾毀我故家名譽。我固知爾嗜利之英人。但識多財翁。卽稱爲清流。許爲世閥。若敝國者。則萬無是君之娶我。在勢若爲降尊。而我亦不以得君爲增榮而益譽。腓力汝聽之。我之先烈爲王家子。度我祖時代。君之高曾方在林中牧豕耳。且我先祖盾面所書。戚畹凡三十家。無一不爲貴胄。汝何爲者。凡諸所言。語頗抗烈。君若厭聞。則我亦無懟。今無語。但訣別耳。因伸手與腓力爲禮告行。腓力見喜而達出手。一若無見。卽後此之言。亦若弗聞。忽回首視喜而達。而心中崩騰。幾不能自支。顏色慘白。目視物若無覩。因曰。喜而

達。汝勿行。吾萬不忍汝行也。吾誓必娶爾。喜而達曰。腓力。汝言勿鹵莽。仔細思之。且吾之來。非以媚術蠱汝。汝既嗜利。宜娶馬利亞。我之所恃。但有故家之名。及其顏色。外此無長物矣。此時行至月明之下。去其羃面之輕紗。玉貌與酥胸。均作玉色。於月明中。語腓力曰。腓力。汝來。細審吾貌。勿自詡爾之家業。謂獎進貧女爲爾中饋也。且吾玉貌固得汝憐。安知數年以後。因病而罷。殷憂而毀顏色。憔悴又生。爾中悔之心。不如令爾自思。臻於善地。更求我也。此時喜而達立於月光中。益增其媚。且意態嬌中帶肅。幾於凌巖。萬有腓力坐於木櫺之上。以手掩面。幾不敢正視。若防玉顏爲俗眼看殺者。俄而徐徐引首言曰。甯喪吾命。不能失汝。即使喪我榮名。以殉汝。我亦甘之。汝果以何時嫁我者。喜而達忽翻然。更其意態曰。腓力。汝決耶。信耶。乃露其柔媚之態。出其玉腕。授腓力曰。汝殆吾命。我惟汝言是從。腓力曰。明日可乎。喜而達曰。允爾所言。以明日成禮。腓力曰。尙有一言。乞君見允。喜而達曰。何者。腓力曰。成婚之事。勿宣於衆。爾我均須僞名。俟老父捐館。再宣於衆。否則老人一怒。吾產屬他人矣。喜

而達曰。茲事殊非所願。惟君以我故。以計自全。我既事君。何爲弗允。腓力曰。君能俟我宜言之時。再定夫婦名稱。此數時中。君能容忍乎。喜而達曰。願之。惟君勿偏我。至於不能不言者。我亦甘之。腓力大笑曰。汝何念之深耶。究竟成禮。將以何地。喜而達曰。我先至倫敦待君。腓力曰。我明日卽赴倫敦取執照。至禮拜三。禮成矣。喜而達曰。我於何處遲君。腓力出鉛筆書地名。授喜而達。受而藏之。喜而達曰。夜午矣。汝宜歸。今茲宜接吻矣。接吻既遂。行。腓力既行。喜而達曰。我勝矣。馬利亞殊可悲也。然彼人宜明達。可自排遣。惟我墜情網。至於不能自脫。幾發狂易矣。雖然。其人娶我。胡爲如此之祕事。殊可愕。詎非與馬利亞先有婚約。防中變爲其所聞。因至此乎。雖然。果其有之。馬利亞宜見告。胡再不言。因遙盼腓力所行。逕言曰。我所摯愛之人。但乞我信爾之心。等於愛爾之心。則我今日爲全福人矣。

## 第七章

二人月中訂約後。幸無中梗之事。去所言四十八點鐘內。明官注籍。爲合律夫婦矣。

卽於倫敦客寓中幻爲洞房。方在得意之時。委百事於弗顧。殆迴思後事。事事咸覺辣手。二人遂凜凜各懷虞心。腓力之難。因曾與馬利亞私訂婚約。喜而達尙未之知。天下以有妻之人。更與他室女有姻婚之約。則收局之窘。不問可知。況蹤跡甚秘。不能雙飛雙宿於逆旅之中。幸畢業以後。老人年予以一千鎊。新婦之供。固不防闕。而喜而達之弗樂者。恆見其夫日抑抑若有所思。頗防隱其秘事。不復見告。以僞名居於逆旅。事同逃囚。蓋光明正大之名曰開斯福德喜而達。今乃易其稱曰洛勃忒夫。人又不能白晝行於街衢。防爲識者所覘。且行時本與馬利亞言歸德國。而馬利亞每以書問訊。轉由德國郵歸倫敦。投書輒作僞詞。於天良亦爲虧蝕。綜言之。雖與腓力成婚。而行蹤詭秘。有同苟且。故於兩禮拜之後。彼此心緒焦然。然其艱難之塗轍。此着尙爲發軔耳。一日腓力至倫敦會所。得三書。蓋自爲老父手筆。第一書趣歸。第二書趣歸不應。語尙溫藹。至三書。則筆墨皆含怒氣。謂不更歸者。將以包探至。且云已遣喬治至倫敦。詢訪蹤跡所在。而門者言有人見訪。已兩造門矣。問狀正喬治也。

腓力見書大恨。自謂不應無書以告老父。使事情中變。既歸寓。見喜而達。徒倚樓閣。延候作倦態。已而相見。擁抱親吻。喜而達曰。須臾不見。焦悚萬態。我不審前此無君。何以生長。至是。腓力曰。此時尙宜小別。因出三書示喜而達。喜而達曰。汝將如何。腓力曰。法宜早歸。喜而達曰。我將奈何。腓力曰。卿宜少駐於此。喜而達曰。獨宿何以自聊。腓力曰。匪但卿也。卽我亦何樂舍卿而行。今老父見調。惡得不歸。父性暴烈。可畏也。設見調而仍弗行。不審將以何法處置。卿須知喬治方。隨地擠我。我少抗撓。彼卽肆其毒螫。直授彼以罅也。喜而達不得已允之。此若在神經脆弱之女。行且大哭。然喜而達尙能支拄。勿哭。腓力遂以書報父曰。兒不肖。乃置父書不報。惟探故人於村曲。今日始返。得吾父書。明日遄歸謝罪。書已示喜而達。以爲如何。喜而達曰。書固佳。惟言妄耳。然妄言亦大有佳致。意識也。腓力無言。明日卽以車歸。面其父。入室時。父方微醺。言曰。我知汝在倫敦何作也。汝少年好浪遊。我亦胡責。惟青年須知檢束。勿太儻蕩。以滋名譽事業之累。爾須關心馬利亞事。茲事大有關係。爾勿孟浪。腓力背

燈飲酒自念。老父云。知我不審。指何事得。母幽秘爲父所調耶。且時時爲喜而達愁。孤另是晚。父子相對。亦無責善之言。幸馬利亞此時赴遠方。探其戚畹。腓力因亦弗造馬利亞家。惟一月中假託他事。至倫敦視喜而達。見喜而達方容忍處。困日抑抑無歡。至第二次省喜而達時。喜而達曰。君何妨語老人。爾卽不言。我將自檢舉於老人之前。腓力堅不允。幾於反目。然須臾間。幸卽和協。第二次到家時。得馬利亞書言已歸。請以明日至。小飲。腓力得書。不能不前。然此行。腓力交佳運。適有女客。長日與馬利亞語。馬利亞至不能引身與腓力作情話。氣極鬱結。而腓力則得得自引以爲幸。惟馬利亞出喜而達書示腓力。書言由德國來者言。阿叔病危。萬不能至。腓力把玩書詞。且僞作婉惜之狀。實則此書尙爲腓力署稿。強言喜而達書之。腓力者以失着於前。因之隨地作僞。遂泯其天良於極地。顧腓力既在家。終不能盼馬利亞長日之有女客自思。今將以何法斬此情絲。籌維良法。不如以實情語馬利亞。免其冤忿。願欲質直行之。則又中懾。不敢出知不直之身。恥辱萬不能忍。不如仍飾故態以對。

馬利亞因之事勢滋壞。後此更欲質言。蓋萬難矣。馬利亞者。天懷爛漫人也。初不疑腓力之見欺。特見腓力與之親吻時。恆凜凜如犯死人。然猶以爲腓力能見顧者。直拔己實。諸青雲因以謙卑自牧。私自慶幸。又念腓力果宣此婚約於衆。則我於人前。不幾受人矜寵耶。雖如是。想而心滋疑。蓄疑雖深。而猶信腓力。謂腓力必不見負。有時亦乘機問腓力。何爲秘此婚事。不告老人。腓力則踖踖不可狀。蓋猶弱國之外交。家隨人俯仰。毫無自主之權。而六閱月中。事機逾偪。蓋喜而達復。晝夕言爾我。旣成嘉禮。胡乃秘同幽媾。而馬利亞則又堅趣其宣布婚約。卽老父尤日夜趣定。馬利亞事後。此腓力以僞言稟白其父。謂馬利亞別有他故。故彼此婚約秘不示人。而老人則久於閱歷者也。見腓力久久不宣婚約。知其子必有外遇。且觀其子不時恆至倫敦。去必稽延。必非無故。終不料已娶而僑居也。又念不告而娶。乃棄擲此巨產弗顧。世人亦無此愚妄。乃屢問弗答。心亦滋怒。老人生平於家事。恆尙專制。所嚮必售其志。此時欲圖娶馬利亞爲媳。百折不可挽回矣。旣屢問不得其解。老人遂自爲謀。此

日下午三句鐘時。自御馬車。令御者盛服。少須。車至。駕二駿馬。停於門次。老人衣。樸古之衣。執金鑲行杖。款步登車。中踞車茵。而坐。蓋前人御車。恆端坐。無以背就茵。後來風氣荏弱。始有此耳。車行徐徐。經村市。識者謂嚴正之容。足以入畫者。老人其最矣。車行既遠。始告御者赴魯珊。以登車時。不欲示人以所嚮。至此始謂御者。車嚮馬利亞家。侍者引入客座。遂至園次。告馬利亞。見馬利亞方閒步於花陰。侍者言有尊客至。馬利亞曰。誰耶。胡不言吾出。侍者曰。開斯福德先生耳。馬利亞曰。爾胡不早言。因飛越而出。以爲腓力至也。以手握關。直排而入。曰。腓力。汝乃見存耶。謝君盛意。已見老人在座。起而鞠躬曰。吾久不聞呼老夫爲腓力矣。女郎之驟出。殆不爲我馬利亞惶恐萬狀。卽曰。吾以爲公子。腓力耳。彼久不至。是故吾喜而出。見老人復鞠躬曰。以見狀。卜之似女郎。稔吾子。吾子胡久不蒞此。直咄咄怪事。老人語時。至溫藹。然馬利亞倉卒中。脫口呼腓力。深悔孟浪。踟躕不可自容。老人曰。我茲有事。請女郎坐談。且請去冠。馬利亞果去冠。隅坐。不敢仰視。以老人神威所懾。肝肺皆震震焉。俯首不

能自伸其臆。老人曰：老夫此來，殊關女郎終身其事。至鉅且偪。老夫之來此者，以尊甫爲我良友交際。在五十年以前。今陳迹矣。老夫所言，汝知之乎？馬利亞曰：吾殊未之知。老人曰：老夫事集，不能作長談。今且逕遂。關白吾事。今日之來，請問女郎與吾子腓力曾有婚約與否。此時二目猶視馬利亞。馬利亞覺老人兩目似以螺紋之錐刺其心坎者。徐徐答曰：有之。老人曰：約自何時？馬利亞曰：八閱月矣。老人曰：此生大事，胡爲幽秘，不以示人？馬利亞曰：茲事非吾所知。郎君命我秘其事。今日之告先生，身已負約。老人曰：爾勿怏怏。腓力曾告我屬意女郎久矣。老夫今日之來，特躬自探訪，以堅吾信。然則腓力之言，未嘗愚我。老夫亦甚慰於心。馬利亞曰：茲事能得老父歡心，吾亦欣喜。奚似？老人曰：吾豈特悅汝此事果成，殊老夫生平得意之局。蓋吾之希望，必欲立成此事。馬利亞汝聽之。若父吾摯友也。而汝又長厚聰明，尤契老夫之心。吾家人幹力有餘，寡厚道耳。得爾爲內助，則忠厚之澤益可貽我後人。且老夫尤願於未死之前，見兩家之產並爲一主。爾今來前試與我親，額爲禮。馬利亞遂

前爲禮謝曰。吾果能嫁腓力者。則當爲阿翁好子婦。惟婚約雖成。然邇來似此。斷至老人張其怒目。愕顧曰。彼乃敢反悔耶。彼一日行爲。敢如是妄謬者。巨產歸喬治矣。因撫馬利亞曰。汝勿駭。老夫鹵莽。驚及女郎矣。惟女郎能重視吾子。當時時進以規誨之言。老夫方聞女郎言。不期頑性頓作。幸女郎恕我老悖。下禮拜第四日。可就飯於吾家。馬利亞曰。長者見招。吾心滋適。老人曰。今日之事。勿語腓力。吾尙有訓迪之言。馬利亞許諾。老人徜徉登車矣。

第八章

是晚老人歸語腓力曰。吾於禮拜四日。將燕客。腓力愕然。不審所爲。以老人從無燕客事也。老人哂曰。吾來日無多。故欲聚我親賓。爲情話。且老父邇來恆不出。今旣欲燕客。則宜徧延鄰右一飲。汝知吾餐房可容幾客耶。腓力曰。可容四十五人。老人曰。老父受產。延客至六十人。然爲地不可迴旋。今延五十人。當位置井井然。腓力曰。吾父乃延五十客飲耶。老人曰。然。汝爲我書柬。明日汝當赴洛克司罕迎綵匠。爲綯吾

屋更以書呼廚者根忒。禮拜二以廚丁至。爲我作五十人之饌。至於美酒。老父自爲料理。且吾先世所儲陳釀。今亦將發其封。爾勿延緩。趣爲書柬。腓力自念老人無因延客。乃至列長筵五十。斯亦奇矣。吾家儉素。未嘗作豪舉。今日之事。乃屬創聞。又念此遭燕客。所費至多。旦夕之財。卽落吾手。何爲浪費如是。然又無敢諫沮。以老人行事。間有沮者。則哮怒不可遏。迨請柬旣出。村人咸咤。竟無一人辭謝。爭欲來覘其異。迨至禮拜四日。羣客皆集。士女聯翩。老人易衣。被其雪髮。衣服悉皆舊制。以金鑽爲鈕。以絲爲襪。矗立門次。客至必與鞠躬。迨馬利亞至。老人竟與之親額。行家人禮。腓力旁立。毛髮悚然。環顧羣客。似皆來覘異事。人人咸有冀盼之容。來客皆數世交期。凡開斯福德家中有喜慶之日。人人咸知。顧今日則不審所作。羣客旣集。老人遂發令開燕。人人起立。待主人調遣就位。馬利亞本坐於堂之東隅。心中自念今日之燕。宜與腓力同坐。胡乃久不之見。忽見滿室之人均注目其身。愕然驚視。見老人張二手來迎。馬利亞令居首席。馬利亞怪悸無倫。自謂地苟有門者。亦將立時淪入。今旣

無。可。逃。脫。竟。隨。老。人。越。過。羣。客。之。前。時。繁。花。盈。室。氍。毹。鋪。地。主。客。相。將。入。大。餐。房。既。至。門。羣。客。咸。駭。愕。不。知。所。爲。此。餐。房。長。可。六。丈。寬。亦。三。丈。屋。既。高。大。銀。燭。萬。重。照。耀。如。白。晝。牆。上。懸。掛。古。之。兵。器。及。列。祖。之。古。象。中。列。長。筵。壁。間。皮。閣。金。銀。之。器。燦。爛。爲。燭。所。映。迴。光。照。人。馬。利。亞。入。室。即。曰。佳。哉。室。也。老。人。曰。然。凡。有。器。皿。均。我。夙。儲。且。傳。自。先。代。二。百。年。來。聚。集。而。成。者。吾。父。收。藏。尤。富。至。費。一。萬。鎊。之。金。購。此。物。事。因。指。壁。間。金。器。曰。此。燦。燦。者。皆。是。也。又。低。語。馬。利。亞。曰。後。來。爾。善。藏。之。幸。勿。更。置。此。足。用。矣。馬。利。亞。面。頰。不。能。答。老。人。自。居。主。位。引。馬。利。亞。居。其。右。餽。核。精。美。無。倫。惟。席。間。所。談。恆。木。然。無。復。風。趣。以。此。陳。舊。老。人。燕。客。衆。咸。緘。默。而。馬。利。亞。非。戀。此。華。屋。則。禮。法。之。拘。昏。然。如。醒。矣。馬。利。亞。又。他。顧。聞。腓。力。談。笑。之。聲。自。悔。胡。以。不。與。斯。人。同。坐。因。念。腓。力。今。夕。胡。以。如。是。興。致。不。知。腓。力。者。蓋。僞。爲。此。狀。以。愚。老。人。且。故。作。調。謔。使。人。不。疑。喬。治。與。貝。拉。美。夫。人。同。坐。私。語。曰。汝。不。見。腓。力。狀。耶。貝。拉。美。夫。人。曰。汝。胡。能。相。人。吾。於。席。間。望。是。人。所。見。乃。與。若。異。喬。治。曰。笑。亦。僞。耶。貝。拉。美。曰。汝。不。見。天。下。之。人。恆。以。

雅。謔。解。其。沈。憂。乎。夫。觀。人。安。能。相。其。笑。口。當。從。神。情。中。定。憂。樂。耳。爾。試。觀。腓。力。高。談。雄。辯。乃。時。時。以。目。視。其。父。及。馬。利。亞。此。又。何。解。吾。乃。知。腓。力。非。誠。有。所。樂。此。席。罷。後。彼。將。快。快。耳。且。今。日。老。人。見。招。必。非。無。故。喬。治。曰。嗟。夫。此。爲。敗。興。之。談。今。且。勿。議。但。今。夕。於。燭。光。中。觀。汝。實。仙。樣。亭。亭。耳。貝。拉。美。夫。人。曰。吾。貌。固。不。惡。然。爾。之。藻。飾。亦。不。無。太。過。爾。曷。不。觀。此。家。具。之。美。喬。治。曰。其。器。良。佳。不。審。後。此。能。引。手。觸。此。否。貝。拉。美。夫。人。曰。可。汝。能。遵。吾。言。將。舉。所。有。盡。以。屬。汝。吾。不。預。言。乎。吾。生。平。料。事。未。嘗。不。中。汝。今。勿。囂。變。故。來。矣。此。時。飯。罷。左。右。去。其。長。案。之。羣。而。案。材。則。橡。木。所。爲。厚。可。二。寸。長。逾。四。丈。整。片。之。木。也。侍。者。旣。行。酒。老。人。麾。侍。者。出。先。鞠躬。與。馬。利。亞。微。語。馬。利。亞。色。大。頰。老。人。自。引。身。立。羣。客。無。聲。聽。老。人。言。貝。拉。美。夫。人。引。喬。治。衣。曰。汝。試。觀。腓。力。顏。色。也。喬。治。迴。眸。視。腓。力。見。面。容。慘。白。兩。黑。睛。猶。二。枚。黑。瑪。瑙。寘。於。素。紙。之。上。此。時。老。人。已。發。言。矣。言。輕。而。四。座。皆。徹。因。曰。吾。至。友。及。我。鄰。右。老。夫。與。諸。君。交。契。久。矣。老。夫。憶。我。先。祖。開。斯。福。德。老。農。亦。以。燕。客。時。述。其。生。平。軼。事。示。鄰。右。猶。憶。燕。客。之。時。卽。種。

樹之一日。爲子孫託根。作長久計。及今殆數百年矣。老農宣言時。即老夫今日所主地。當日貴客雖常服。不如諸君之華絢然。心。情。厚。也。但觀此至小之橡。今身橫數畝。足知寒舍之爲故家矣。今老人能與諸君痛飲。此卽老夫生平極大之記念日也。諸君在座。咸不知我將決世讐而去。顧我乃自知天下人人咸無愛死之心。願去死。愈近。愈覺死後之有長慮。特心中足以自慰者。在有後人繼承其業。老夫雖死而精神尙係屬之吾兒。諸公以爲今日奉邀。果屬何事。老夫今日非宣遺囑於衆。特邀諸公聞佳兆耳。老夫夙計於未死之前。欲觀吾兒得子。啁啾於吾足下。故今日廣集親賓。宣示吾子與此李姑娘爲婚約。大衆聞言。爭鼓掌伸賀。貝拉美夫人復力掣喬治之衣。曰。爾試觀腓力。此時腓力以兩手拊榻。沿含怒欲起。然力矯爲歡容。此狀獨貝拉美夫人見之。喬治則未之觀。老人此時復對衆演說。謂諸公咸知此女。且有知其父母者。此人爲忠厚之遺故。含苞生此佳卉。且此女爲我心愛之人。即使他人見之。亦且重其誠篤。故今日之會。爲老夫最得意之事。今吾語已竟。賓客爲我淹留亦久。諸

公尤不必言謝。乘我能言時。且與諸公敘別。老夫意與諸公相見。但有來生。縱復於未死之前。尚多把握。然亦不能如是之雅集。惟老夫敬事親賓。未有失禮。後此老夫奄化。人人有言。猶鬼開斯福德者。或不至加以貶詞。語云。真鬼不如畫鬼之可怖。其老夫之謂矣。因曰。腓力馬利亞李。我爲爾飲一壽觴。大衆聞言。爭立盡其酒。尚有父老數人。聞言。至於下淚。此時女客先行。馬利亞亦起。心中自念。茲事滋佳。顧何必宣暴於衆。旣至退閒之室。女客咸引手爲賀。馬利亞不耐。先以車返。腓力至於男客之中。賀者亦麇集。腓力不敢辨。亦點首受之。自念老父已宣之衆。外雖勿言。中心之慘慄。至於萬狀。酒闌人散。此時僅有父子二人。處於退閒之室。腓力隅坐。以手掩面。狀甚懊喪。老人則立於鑪次。以指按火爐之簷。不知腓力之爲此狀。果何爲者。因曰。腓力。汝見我今日之言如何者。腓力舉首。顏色慘白如紙。謂老人曰。老父何爲面衆言我與馬利亞定婚。老人曰。我自有权御汝。我蓋親聞爾二人所言。何必隱不示人。腓力曰。老父似不宜言。兒殊不娶此人。腓力語時。亦知老人必有一番怒責。而老人目

動移時。仍以溫和之語。語腓力曰。腓力。如爾所言。似爾與馬利亞定婚後。乃不圖娶。此爲天下最無廉恥之舉動。且我已與大眾言之。而汝竟反汗。則將何以處我。今汝有主權。我何爲以壓力強爾。以所不欲。然汝當知。如是忤逆。則後果亦正可知。我今語汝。汝姑坐聽。此房屋及房外四圍之地畝。及金銀家具。均永遠不能鬻賣之物。至地畝所入。年可一千鎊。若凶歉者。則少減其入。今劃以予汝矣。此外可以售人之產。一年尙有四千鎊。及吾一生藏款。年可九百鎊之子金。今爾若不娶馬利亞者。則此項決不予汝。而予喬治。汝今自圖己事。彼喬治者。吾亦甚愛其人。爾違吾訓。則喬治自是當爲富翁。惟創業爲難。今析產如是。良足歎惋。吾知汝必有外婦。容爾一禮拜。令自決行止。今言盡矣。明日再見。今茲金銀之物。已悉屬汝。汝可檢點藏之。腓力無言徑出。此時老人垂頭狀至難忍。呼曰。天乎。吾一生希望。收場一至於此。乃吾力之荏。竟如雛嬰。欲排大樹。詎能至者耶。今惟以力復仇。乃所復又在吾兒之身。吾年八十有三。晚年乃復嘗此滋味。殊可悲也。

## 第九章

喜而達之居倫敦日無聊賴。常語腓力請野居。腓力殊不謂然。以居倫敦。咄嗟立至。若村居。則往來實不之便。且倫敦萬人如海。轉易藏身也。顧腓力每月但一二來。爲歡滋短。既無朋友可與深談者。惟居停密昔斯雅各。其夫業牛乳油。以生平好博飲。遂荒其業。死後但餘一屋。在林肯新街。賃人以雅各婚時。爲其夫所許可。故雖放蕩。不售此居。惟其如是。恒與喜而達言男兒薄倖事。喜而達長日與言。但聞其傷心之語。雅各又問喜而達。胡以君之夫子蹤跡不恆來。來時匆匆即去。喜而達秘不與言。而雅各心亦滋知其事。意此人必非善類。此女殆爲其人誘自德國。又防爲家人所聞。故僑居於此。置之散地。則可恣男子之浪遊。雅各審知其故。故對人恒言此女必爲人所愚。而喜而達此時亦頗戚戚。蓋每見腓力來時。輒沈鬱不可耐。叩之不言。喜而達始大疑懼。謂所天如此。非有隱衷。亦必鄙我。然喜而達神志高抗。顧亦不言。一日爲老人聚飲之前一二日。喜而達趣腓力引歸禮見阿翁。受家事。腓力不能答。但

以支詞旁出。因問馬利亞。今有婿家否。此語一出。腓力神志大索躁動。不可遏爲狀。似怒。因之少反目。下午後。腓力遂行。少須。雅各入問。且將茗進。見喜而達方伏哭。此狀蓋生平所不欲示弱於其夫者。其夫旣行。因之洩瀾。作婦人恆狀。居停至。卽曰。洛勃忒夫人勿爾。凡爲男子。悉畜類也。夫人不見吾三母耳者。百事母關。但耽酒檮梃。與郎君相較。郎君佳勝多矣。喜而達正言曰。密昔斯雅各。吾夫非僉壬也。居停曰。吾所云畜類。蓋指吾亡夫特嫗。見郎君來去飄忽。聽夫人坐哭於此。其去畜類近矣。言時。幸夫人勿怒嫗之愚直。喜而達曰。吾夫洛勃忒先生。固自有道。居停曰。然卽我三母耳。三日不歸。歸時亦侃侃論列其人。亦未嘗無道也。一日。余隨之行。得所謂道矣。彼所遇人。咸調脂而傅粉。眼巨如環。夫人試思。此非其道耶。特不言耳。夫人今且勿哭。可着衣游散於外。以蘇抑鬱。天下婦人到此。我當日語至此。喜而達怒絕。取冠易衣將出。是日風物至佳。喜而達閒行於林肯新街。至新法律衙門穹門之下。有人賣法律之書。窗門中開。列書目以示買者。喜而達入門。見一人以手捧書。專簡田產之

律讀之。此卽喬治開斯福德也。防其世父無因暴死。未立遺囑。欲因是分潤其產。其來也本爲赴會。以天氣尙早。故亦閒行至此。喬治忽爾回頭。見一人影。視之初猶弗辨。旣乃自念。此與馬利亞同舍之德國女士耶。彼固言至德國。胡又在此。旣而曰。是矣。喜而達心緒沈結。殊未見喬治。閒行一周。遂歸。不知喬治之矚已也。喬治欲就問。知其不可。乃密躡之行。喜而達旣入門。而雅各方與屠門之子款語。喬治至門少息。見喜而達入。卽造問雅。各曰。媼非是屋居停耶。雅各曰。然。喬治曰。我欲賃宅。雅各曰。我不賃孤客。雅各笑曰。媼何爲知我無妻。雅各曰。君能以證人來耶。喬治曰。雖十人可辦。惟我先欲相宅。雅各遂引之登樓。而喬治竟先登至一門外。見一雙女鳥。喬治明知有人。故作弗知。竟款關欲進。雅各曰。此屋爲洛勃忒夫人。君之所賃。尙在第一層。雅各曰。洛勃忒夫人非剛進門而美其貌者耶。我非有心調謔。惟此人曾否貞潔。蓋吾妻將來與同居也。雅各曰。夫人品佳。特其人殊可憐。彼之來自拍德西亞禮拜堂。成婚之第一日。卽居於此。以我思之。是必不告而娶者。喬治曰。其人良不惡。吾乍

見其貌。殊有風致。因僞爲相宅狀。復信口問曰。彼夫如何。雅各曰。其人風貌尙可。惟一月來。省其妻可三四次。吾意殊不謂然。因太息曰。此何與我者。胡絮絮論其人不已。喬治曰。如是薄其妻子。豈復類人鄙人。亦有室者。然與媼意見良合。旣而曰。樓室殊佳。果吾妻諾者。吾咄嗟移家矣。至於決否。明日以郵來語。媼尊姓雅各乎。吾謹書之於篋。遂出。喬治旣出。不赴約。遂歸寓吸煙。思日間所見者。乃作書與貝拉美夫人。明日乘車至拍德西亞禮拜堂。檢姻婚之簿。遂以印花紙抄其成婚之年月。曰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八月初一日。腓力開斯福德娶喜而達。馮好而此好生。本地牧師勿尤簽字。見證者勿利德那特及伊里沙將伯斯抄訖。匆匆遂歸。是日黃昏。喜而達忽得匿名一牋。封面書洛勃忒夫人啟。書法似市僧手筆。書中則云。有一好友謹忠告。腓力開斯福德夫人。爾夫近與君友馬利亞定婚約矣。君若弗信者。可拭目俟之。觀已付火。喜而達觀已。心痛如剗。語曰。雅各所言良確。男子固有詭謀。不易測也。雖然。彼當備之。仰屋一歎。二日兇露如毒蛇之將噬人。喜而達本蓄妬性。以素信腓力。故

不質言。今茲得書而鋒利之霜刃竟瞥然出匣。此時腓力果遇之者。其狀殊可怖畏。喜而達久乃自思。吾每言馬利亞。腓力何以輒怒。是非確證耶。思極乃大哭。喬治既作書。乃與貝拉美夫人同赴燕會。既同歸。車中言曰。此事作何部署者。今茲所得之婚券。明日可上老人乎。此老人來日無多。不如是致辣手者。風燭燼矣。貝拉美夫人曰。汝勿言。當使喜而達自言之。喬治曰。何爲用彼之言。曰。老謀不能不如是。且喜而達一行亦足寓目。喬治曰。此大難矣。彼爲爾相識。乃一不之憐耶。貝拉美夫人曰。我何憐之有。喬治曰。胡憾之深。貝拉美夫人曰。彼平日不相崇我。且彼貌出吾上。吾非陷之於泥淖。不釋吾憤。喬治曰。忍哉夫人。夫人曰。我生平行事。勿問善惡。一着吾手。雖辣母恤。爾明日更爲我致書與喜而達。喬治自念。此婦人忍心害理極矣。若無間隙入我掌握。我能抵禦其兇暴耶。此時喜而達痛哭已止。開窗四眺。以舒鬱伊之氣。久乃自念曰。我行耶。或自面老人陳說耶。既而曰。二者皆劣。惟我欲舉發腓力之見。負於我。究有何證。且匿名書中不言少待耶。以我思之。尙以從彼之言爲上着。惟窮

閉於此。殊無佳趣。在法當遷。我聞雅各言。是間有一小村莊。風景殊麗。去此僅兩旬鐘之遠。我至其地。居一禮拜。觀彼佳木。纖草足宕精神。以釋吾憾。吾少時。恆面樹臨流。以自娛樂。今當往觀野趣。如我少年時也。外史氏曰。嗟夫。喜而達。爾少年之沈浸於佳山水中者。心無礙也。今既鬱伊至此。卽有佳葩名樹。亦胡適若觀者耶。是日黃昏中。遂以書與腓力。言將野適。以吸空氣。至後。必以書奉白。惟在病中。不能多作書耳。明日遂行。既至。風物秀麗。雖未能釋其悲懷。然氣力復健旺。居村中。僅以一書與腓力。言五月初一日。必歸倫敦。腓力得書時。正其父延衆燕飲之侵晨。特書詞不言所在。疑在匆遽中忘之。五月初一日。喜而達侵晨。卽起檢束行裝。以村姑助之。有一牧童口中。噓氣作笛聲。入叩其扉。村姑自扉隙中見之。卽呼曰。勤姆。爾書何自來者。喜而達曰。得母與我耶。喜而達邇來。沈憂每聞有書。心躍然動不已。取書則雅各所寄。然書中尙有書。既啟書。復知爲匿名者所發。因呼村姑曰。沙柳。爾且出。我適患作思寐。更欲以事干爾者。爾始來前。沙柳既行。喜而達發書讀之。逾十五鐘。沙柳聞喜。

而達呼聲。既至。則顏色慘白。沙柳曰。夫人愈乎。喜而達曰。幸無恙。爾趣爲我治行事。余九點鐘行矣。

## 第十章

腓力於賓筵之夕歸寢。輾轉不能寐。繞牀而行。至於足僵腦暈。始就榻坐。行時所念。但有二事。一則自咎已過。然非老人孟浪。則卽娶喜而達。亦尙何過。其次則須誠告喜而達以情。忽念喜而達今日尙有書來。啓視。則言五月初一日歸倫敦。而村居則不詳何址。復念五月初一日者。明日耳。吾何妨坐待明日。且明日之行亦佳。此等語以遲留爲上着。急急言之。則拂意之事立見。亦何樂者。是日亦適有事宜。出門避其父之呶責。遂出。抵暮卽歸。於八點半起。少進食。乘車至洛克斯罕車站。趁車十一點四十分時至倫敦。火車方至拍定登停車時。遙見有馬車正赴車站。此時車中人果於頭等車中望來者。度其人必爲車中人所欲見者。惜腓力心緒萬重。頽然而坐。既至林肯新街。遂登樓問喜而達安在。雅各曰。彼村居尙未歸。吾今日得書言十二句。

鐘歸也。今茲十二點二十分矣。胡久不至。意豈趁車不及耶。或遲一日歸耶。惟下午三句鐘。尙有車來。先生當能坐候其人。腓力震恐已極。思夷猶得緩斯須。以蘇其氣。已而三句鐘矣。喜而達仍未歸。知下此更無來車。計喜而達必不歸。自念身至村莊。或可得見。否則仍歸倫敦。以明日更至。亦可復念以歸爲上着。遂留牋於几。自至拍定登。乘五句鐘所開赴洛克斯罕者。今吾書當迴敘。老人家事矣。當腓力居倫敦客寓時。家中乃斗出奇事。老人常日必以一句鐘午餐爲饌不多。然必以待者及一厨丁分侍。老人始踞案御食。將終。忽聞門外有車。且載行裝。輾輾及門而止。侍者啟關。老人謂侍者曰。西門斯至者何人。試出視之。西門斯遄入曰。素昧生平。其人女也。爲狀甚頽。而闔者復入言曰。門外女客不言姓氏。欲面主人。有所陳說。老人曰。得毋腓力歸耶。闔者曰。女人先問公子。奴子告以他出。始言見主人。奴已引至書房矣。老人曰。咄。客遠來必饑。爾輩趣供具。延客入坐。少選。聞衣裳綷繅聲。一女子御長裙。蒙面紗。搖曳而入。老人起而鞠躬與之爲禮。令從者出。老人曰。客遠至。聞將見老夫。老夫

殊不審輩行所在。請以見告。喜而達急去。面紗斗出。玉容如羞。如怒。然頗森嚴。因曰。開斯福德先生。乃不識我耶。老人曰。君非與馬利亞姑娘同居之馮好而此好生女士耶。喜而達曰。前固此姓。今則姓爲喜而達。開斯福德矣。卽公子腓力妻也。老人聞言駭然。旣疑且怒。立時一一見諸顏色。乃易爲異詞曰。果爾者。我私慶得佳婦矣。語後。主客均無語。老人曰。彼此所宜論者。爲語極長。今遠來饑矣。試易衣進食。容老夫思之。喜而達如命。老人自念此人易姓。開斯福德必非一日矣。喜而達進食無多。顏色如恆。老人自念此女亦殊有定力。乃掣鈴傳西門斯告之曰。予有一書。趣以人赴洛克斯罕爾。取少夫人行囊入紅磚寢室中。告門者。諸客皆謝。惟貝拉美至者。延入。因謂喜而達曰。可同老夫至書房中作深談。因以手引喜而達行。且曰。是間殊嚴靜。爾且坐聽老夫言。惟老夫耄矣。口不擇言。試問爾可爲余子合律之室人否。喜而達曰。於律合也。兒已以婚約來矣。老人以眼鏡讀訖。授之曰。善。然則禮成可八月矣。惟茲事重要。胡以遷延。至於今日始面。老夫喜而達曰。今日之來。正復爲此。因上匿名。

二書因曰。此二書者。或仇家陷腓力耶。或腓力果有是事耶。老人既讀二書。第一書固已書之於上。其次則言開宴定婚事。喜而達見老人沈吟。因曰。請先生告我。吾命果不至於飄泊否。老人曰。此二書稿也。爾今所嫁者。殆爲英倫三島中第一梟人矣。老夫殊爲汝憐之。喜而達初聞。猶靜。既而起立。言曰。據先生言。則我與腓力恩義斷矣。我今日告天。證人斥去。其人因顧老人曰。吾當日固愛公子。彼亦言介在兩人之間。咸用其愛。吾遂決計圖歸。已明告公子。公子力言。吾苟不行者。甚願見娶。吾本愛彼。安有不承。吾匪特許之成禮。且許以僞名。勿令先生覺之。先生試思。今何時。又何地耶。我堂堂世伐。乃蒞此爲人凌躡。將來我之醜名。被於村間。卽我孕中之兒。亦且不可湔雪。我以生平尊貴之身。乃爲腓力侮弄。至於一錢不值。是人蓋蝥賊背吾情。而蟻吾名。吾何甘者。老人聞言。怒極。卽曰。吾自視吾家。良非猥賤。想爾之意。或不謂然乎。喜而達曰。君家固不惡。若圖利而進者。則良爲聞家。然吾固告公子。君家萬不能云世家。卽公子之娶我。亦不足增吾榮而益吾譽。吾嫁資固乏。因自搖其首曰。以

我嫁公子適長公子之家。聲試思吾祖爲王時。吾夫之祖尙飯牛也。老人曰。然吾家十輩鄉紳。其中亦多勇士。在老夫觀之。似不落漠。特爾傲兀如是。老夫頗不謂然。喜而達汝聽之。旣而曰。爾果名喜而達耶。汝負屈矣。惟此外尙有一人。其被屈甚於喜而達也。喜而達曰。其馬利亞乎。彼不知吾嫁公子耶。老人曰。馬利亞爲腓力所愚。乃萬倍於喜而達。然茲事可以勿問。腓力行且歸矣。惟汝今將何自處。喜而達曰。吾宜得之名。應歸吾得。惟欲其人在衆中稱吾爲妻。旣稱之後。吾立行如是。小人吾安能與之同居。吾卽歸德國尙足自餬其口。特望老先生幸勿痛斥其人。吾萬不能以身累其無告老人曰。吾所愛之媳婦。聽之爾範圍以內。爾司之。吾有權力。吾行之。此兒身被之罰。適如其分。吾亦不能法外行兇。汝今且息。幸勿傷心。目下尙有傷心之事也。乃引鈴呼僕婦至。其年可三十。狀尙聰穎。老人曰。璧各德。此人卽爾少主婦。汝悉力恭事其人。璧各德駭然。老人曰。汝勿駭。靜聽吾言。今日少主婦罷矣。爾可悉力調護。僕婦曰。請少夫人入內。僕婦遂挾喜而達。喜而達臨去。含淚謝老人曰。阿翁待。

我殊不惡老人。亦悲慟與之親。額爲禮。因曰。吾親愛之媳婦。老夫竟無佳處。足以贖汝。惟老夫一日尙生者。斷不能以非禮處汝。至不淑之兒媳。明日當相見也。迨旣閉門。老人歎曰。無論英德之產。其人好女子也。傷哉。其人然馬利亞則尤可憫。惟此狗彘不食之人。萬死不足蔽辜。已而以手拊胸曰。病至矣。乃扶病作書。爲辭頗難決。書蓋與馬利亞者。書訖付侍者。遂取匣中遺囑。對之沈吟。已而侍者曰。貝拉美先生至矣。老人曰。肅客入戶。

第十一章

是晚七點半後。律師始出。未逾一刻鐘。腓力已自倫敦歸矣。老人尙未寢。聞從者啟扉。卽出自寢室。仍以和婉之言謂腓力曰。汝歸乎。汝此行赴倫敦耶。然事勢佳極矣。余方有言告汝。汝今且入吾室。腓力自念老父今日胡爲禮我。因對曰。兒方思飯。阿翁能於是間語兒耶。老人曰。我亦未飯。今茲方惓惓。惟吾言非長。語罷更食。亦未爲後。腓力復念老人就食。晷刻不移。今日胡久不飯。因而大疑。於是老人先行。腓力後。

侍老人微語曰。此爲劣子最後之生機。吾不能不授之也。屋中鑪火頗烈。以氣候微涼。因而取溫。尙見案上陳梨酒。及數杯罌。老人曰。汝飲此。吾亦思飲。大凡欲論重事。得酒力尤勝。古諺曰。酒能懌心。膏能澤容。因張兩腕按於几上。作倦容曰。吾股憊矣。宜少坐。遂坐於皮製高牀。上方榻之上。近於鑪。次火光反燭。老人儀容全露。腓力見老人兩顴盡赤。知已有事。心亦滋悸。老人曰。五月天時。乃寒涼至此。氣候變矣。然以一人壽至八十有二。則視此世界亦寒涼耳。八十之年。固高。然憶及爾乳哺之時。卽坐此榻上。啟八音匣。機關令爾聽之事。猶昨日然。已二十年二十之年。吾得其四矣。年高如是。胡得猶熱。腓力曰。老父無恙乎。老人曰。謝吾兒。余覺今日健倍往日。然記性亦佳。七十年前事。尙歷歷如誦舊書。然邇時樂也。尙憶此壁有穴。吾藏火石其中。間輒出之。蘊草就樹幹焚之。令其出液。今日樹身癢痕尙在也。余初意能焚此樹。令火光燭天。亦可爲村中奇觀。蓋余童時好玩。敢以違法之物私竄諸吾父清嚴之地。一無所恐。亦可知其不知敬禮矣。吾思至此。乃復稔及他事。憶吾母捐館卽含殮於

是宮。余乘人不見。開其面。羈與母親吻。以更後一小時。棺閉矣。不審吾死之後。爾能亦若吾之愛母否耶。余之失母事。已逾五十餘年。其時即五月初一日。今勿言此。且論吾事。即謀所以處置馬利亞者。語至此。面容立變。凜然如天神。曰。茲事汝決乎。腓力座中瑟縮。不自甯。尙未報言。即取座右松木。寘之火中。冀少延晷刻。得覓答言。因曰。兒尙未決也。老人曰。似此猶豫。吾甚疑惑。汝其已娶耶。此語一發。老人萬態都寂。綠睛之光。幾射睫毛而出。猶之大雨將至。電光閃閃出雲者。語時聲極慘厲。腓力此時未見父容。但聞父聲。知大局已變。自念更以妄語進耶。或直承不諱耶。又念不如打妄語。可省駁詰。腓力者。少不更事之人也。果更事。老人又安可面欺者。因僞笑曰。老父之語何來。此語一發。老人已起立。近其座。以手爪腓力之背。以綠睛視之。極久。即斥曰。爾爲萬死不可逃罪之誑人。獨不知爾妻已至吾家耶。腓力聞言大怒。肆口咒詈。喜而達。老人此時顫不可止。即曰。汝勿咒其人。其人固碯守閨範人也。汝咒當咒己身。汝之一生。爲生動之僞器。爲名教所不容之傷風敗俗人。天上人間無足以

容爾之罪。爾聽之。爾愚老父。又愚髮妻。復以妄語。愚已約之馬利亞。爾須知吾之處。置罪人。毫無仁恕之心。誠告汝。凡法律上。足以弗與者。吾毫髮均不汝留。卽餘錢。留以付爾者。凡費一錢。卽寓一咒詞於內。然此特生時之責汝者。若旣死。更當爲厲。以擯汝。語至此。老人氣咽。莫伸舉手。作欲擊狀。且以怒目。兇視腓力。腓力此時退縮。如猶已而忤逆之心。漸生。卽起立曰。聽翁所爲。忤逆之言一出。老人色立變。以手拊心。復退坐於榻。復以一手。指皮間藥瓶。腓力知老人病發。因卽奔取藥瓶。方取藥時。眼視几上。有遺囑陳焉。然年月仍未改。蓋舊囑也。自念此若未改。吾產或存。又念老父何因復取遺囑。其將焚燬耶。沈吟間。竟靳藥弗予其父。此人真宜寸斬利動厥心。乃兇暴無倫。此人真宜寸斬覺一心悉爲利壅。血沸如潮。天良爲利慾憤怒所迷。竟忘本性。因取瓶傾藥於盃。至老人前。知老人固病。然尙有知覺。因自陳曰。頃父言將絕我。惟此藥足救父命。若失手擲盃於地。則更無餘藥矣。老父若更立誓不踐前言者。我始上藥。卽父已不能言。若但舉手者。則我卽以父之一舉手爲信誓。語時老人無言。但喘息忍其

痛腓力曰。苟不立誓。此藥卽覆。此寸人眞老人仍弗言。欲起而掣鈴。腓力止之。更言曰。

此爲末次矣。父仍能誓耶。此寸人眞老人痛極。顏色頓黑。努力作一言。此一言爲腓力

終身所不能釋念者。此一字中似有鬼神憑附之者。其言曰。汝謀我語已長。叫而死。

爐火亦燼。忽作迴光。屋中乃沈黑如漆。腓力自餘火中見老人死狀。週身麻木。復念

能挽回父命者。百死甘之。忽念苟爲人知。罪且不赦。復變其天良。爲逃罪計。乃取洋

蠟然之。以杯中餘藥塗其父吻及頰下。擲盃於地。碎之。令人觀之。似未飲而逝。擲碎

其盃者。因大叫掣鈴。家人大集。復遣人延醫生。再以他藥灌救。取尸陳之案上。僕從

四出奔告。女奴哭聲田田。以老人雖方嚴。而人尙愛之。腓力震極而狂。腦筋如沸。復

念妻在樓上。而家中遭如是。大故。即使見責。亦不爲劇。遂登樓見喜而達。方與女傭

坐哭。腓力入時。喜而達以老人之死。爲家中第一重事。卽腓力入時。亦不覺異。腓力

言曰。老父亡矣。喜而達曰。聞之。腓力曰。汝得閒者。我尙有言。喜而達曰。我亦欲與爾

言。惟今夕罷。甚請以明日見。汝腓力遂下。壁各德者。見彼夫妻狀至冷澀。大以爲異。

腓力一下。醫生已來。腓力引至書室。醫生望色。知已死。然亦故爲周旋。俄頃。卽曰。病無可爲。嗟夫。老友。果以是沒矣。老人雖任氣。然實正人。村人呼爲獮鬼。此殆鬼其少時耳。使天下得多此數鬼。能使風俗樸厚。卽以吾論交誼。亦不爲不篤。實則所病如何。果心痛耶。腓力曰。方娓娓作庭訓。忽而病發。吾立取藥灌之。已無及。老人首仰。手掣動。吾盃盃翻。而老人沒矣。醫生曰。此病胡迅。乃不及藥而死。吾所不信。且而翁死時。曾何言。腓力曰。無之。當腓力言時。而老人之指。忽一動。似指其惡。因而復寂。腓力色如死灰。醫生亦愕。急趨視死者之面。以爲復甦。因曰。此筋骨離散之徵。驗無足異也。請足下呼從者。將尸至樓上。方醫生將出。女傭忽附醫生語。醫生愕然。引腓力至耳舍。言曰。女傭言。延吾醫。腓力開斯福德夫人。夫人方產。所謂夫人者。君妻乎。腓力曰。然。茲事孔長。今日殊不能罄。醫生聞言。噫。屑作響。亦不究問。忽爾欲有所言。卽曰。方足下與尊人言時。非言娶親事耶。腓力曰。然。醫生曰。足下娶親。尊甫於何時知之。腓力曰。知者卽爲今日。醫生不言。卽隨女傭登樓。是日。方十點鐘。樓上卽有熒熒小

燈漾出人閒情海喻女也此時安琪拉生矣。

## 第十二章

醫生既登樓。腓力遂入餐房。視極豐腴之物。觸目生憎。終不下咽。惟飲酒逾其量。忽念前事。遺囑尙在。當拾襲藏之。因取紙讀之。尙有草稿一通。讀之。囑中大旨謂兒子不肖。悉將前囑作廢。凡其業產。付律師筭之。凡可以變置者。及房產之屬。悉寄律師。倘腓力與喜而達所生男也。悉產予之。然生女如何者。則遺囑置不之言。又云。果無男者。此可變之產。悉付喬治。果喬治推產勿受。及喬治自立遺囑。付腓力子孫者。則並喬治亦不能有產。喬治既不能有產。則須付吾疏族之子。居蘇格蘭者。此外產中年取一千鎊。付喜而達。喜而達一日生者。一日付之。若其不幸。卽歸其嗣人。腓力讀遺囑。見產已不屬己。且生子始得產。不生子者。則產且屬之喬治。喬治仇也。至於不令喬治之子孫推產於我之子孫。是痛拒而深擯之矣。且遺囑中。但言喜而達之子。若喜而達無子。身又更娶。則更娶之子。義亦不能受產。腓力靜觀至兩次。因自念此草

稿耳。復又自念一事。力掣鈴呼侍者。侍者方昇尸登樓。狀至羸憊。徐徐而至。腓力曰。當我行時。有何人至者。侍者苦憶久之曰。密昔斯開斯福德。因又改曰。彼自言爲密昔斯開斯福德。腓力曰。尙有何人。侍者曰。貝拉美及其伴。居室中作書數刻。不審何爲。已又令西門斯爲證。腓力聞言。斥侍者曰。汝行此傷天害理萬惡不赦之。腓力初以爲父死可以得產焉。知父死而產亦空。然則未死者事尙可爲。今旣落貝拉美之手。又何術足以攫取。初尙沈迷。已乃大恨其妻。並怨其父。怒極被酒。秉燭登樓。旣見其父。綠睛雖涸。而光尙炯然。對燭閃閃。腓力大懼。自念生人何力能與死。角父尸精神已脫。但有委蛻。尙何言之足辯。且弑父卽我將來臨命。何以自脫。且方寸藏一弑父之罪。後此如何能度。此生思極骨髓。咸凍如嚴冰。更觀尸面似作得意之狀。因之毛髮皆立。不欲更觀。力犇而去。然悲憤殊甚。出無所適。因復甯家時。已夜午矣。旣至而醫生方坐候於堂。醫生者適自病人樓上來。故憂形於色。一見腓力。卽曰。夫人生一美女子。然夫人體殊劣。產後之軀殊難措治。腓力一聞生女。卽曰。先生果知爲女。

郎蓋憶及遺囑。故有此問。醫生曰。吾何爲弗知。腓力曰。喜而達胡爲委頓。我殊弗之知。醫生見腓力言語失次。卽曰。足下病矣。趣飲白蘭地。往就衾席。夫人至不欲見君。果事至阽危。更告君未晚。今且聽吾言。若不少息。明日病作矣。且君神經已亂。胡以自支。腓力果就寢。醫生復至樓上。明日。醫生往取其同伴。商治喜而達。衆議久。咸莫救。喜而達亦自省不能支。乃語醫生曰。先生試於吾未死前。明告我以晷刻。以吾尙欲面吾夫。若爲時早者。則勿語。醫生老矣。乃以手拊喜而達曰。孺子。勿爾汝安得遽死。或有數年之延。喜而達歎息。搖其首曰。吾銅壺記刻之沙已洩無餘矣。命盡亦佳。事請先生以兒授我。勿寘他處。此兒似爲天上之郵者。趣我至安樂處歸宿耳。故彼來我往。我死後宜命此兒之名曰安琪拉。既有是名。則我垂死之時。可以呼其名而逝。此時喜而達欲面馬利亞。醫生遂以人趣之。至讀吾書者。當憶老人見喜而達後。不嘗作書與馬利亞耶。書中已歷歷告之。且自怨自艾。謂此等傷天害理之事。不應出之吾家。至馬利亞得書後之悲戚。媿憤吾書亦不能述。且不必述。幸此事僅一遇。

若累遇者。卽作書之人。亦將狂易而死。老人信中。尙爲喜而達。伸辯而馬利亞則不能釋然於喜而達。馬利亞正在萬種愁煩之間。醫生書至。言老人已死。喜而達亦彌留。馬利亞得書。悲懷益切。以老人平日遇之厚。忽爾聞逝。驚呼欲顛。又喜而達者。雖平日見愚而人。旣垂死。則舊情生而新恨泯矣。得書後。未逾半句鐘。馬利亞已至腓力家。醫生下引。馬利亞趣問曰。疾乃何狀。醫生曰。以勢觀之。君友之命。不能度二十四句鐘矣。惟女郎省病人。爲時亦勿緩。馬利亞抱戚於心。直趣病房。喜而達一見。卽述己身之遇。歷歷無隱。未久而冤仇盡釋。和好如初。馬利亞見喜而達。神情漸沈頓。知臨命不久。遂決然行。行及門次。回首視喜而達。見喜而達強支其頤。引目送客。似兩目含却。無數幽愁暗恨之情。作媿謝故人狀。馬利亞爲下淚。喜而達強笑。引手上指。馬利亞悲不可狀。遂下。馬利亞旣出自念。後此茫茫而所愛之人已薄。情如是。又念喜而達生平抗健。臨死至於無可奈何。百感交集。不禁肝腸寸斷。旣至客堂。遂據榻放聲而哭。已而忽見有人矗立視之。腓力也。俄頃未見其瘦如腊。頭髮散亂。脣白。

而顫二眶作黑圈。此一人卽馬利亞前此所愛之英挺少年也。因而愕然。旣見腓力。悲懷立止。羞憤中炎。因曰。汝來何事。腓力曰。自來引罪百醜。交集吾命。齧粉矣。語至此。以手掩面而哭。馬利亞直以莊語答腓力曰。汝乞吾恕爾罪。且自言一身齧粉耶。然亦知吾生平無罪。特以信汝太深。今吾身亦碎矣。汝以私慾之濃。至污吾清名。玷吾家聲。至於不能首邱。似爾梟獍之行。如是在人類中。可云無兩。腓力開斯福德。茲事之輕重。如何。汝當自知。汝知之猶能乞我恕汝耶。且我被此污辱。謂尙可恕。此心如何能者。腓力生平謂馬利亞溫柔無上。今日忽幻此莊容。持此正論。若爲憂憤所偪。乃凜然動人。因少視馬利亞片嚮。復以手扶頭而哭。默不一語。逾數分鐘。馬利亞又言曰。我於世人無關重要。凡憂凡樂。與人無與。惟天心賦我以情。我至用以爲寶。當日慨然舉以奉屬。今安能奪諸君心。復用以贈他人。至於授情之後。君所體察。吾情者。當必自知。然尙有一事。足以稱奇者。君凌踐吾情。至是然吾心尙不欲以憤厲相仇敵。卽後此思君但識君情。不錄君眚。惟吾心蓄此念。因復憐君在萬禍交迸之

中。今。且。勿。判。定。君。之。善。惡。但。以。吾。情。愛。行。之。吾。恕。汝。矣。吾。既。如。是。恕。汝。則。彼。蒼。或。且。憐。吾。忠。篤。亦。如。是。開。其。罪。網。腓。力。至。此。長。跼。於。地。欲。引。手。接。馬。利。亞。且。曰。君。言。至。此。使。罪。人。更。無。可。自。容。因。而。復。哭。馬。利。亞。意。頗。憐。之。曰。吾。頗。不。欲。無。地。容。君。然。今。尙。有。言。言。已。將。去。曰。吾。剛。與。君。語至此止繼續。之。曰。與。君。夫。人。行。永。別。禮。矣。今。此。地。與。君。爲。別。亦。與。別。君。夫。人。同。耳。爾。我。二。人。哭。盡。緣。終。亦。無。殊。於。死。者。蓋。我。此。行。永。永。不。歸。鄉。土。果。使。吾。在。睡。中。容。或。遇。君。若。在。醒。時。則。齧。牙。忍。咽。不。復。道。君。名。字。今。茲。爲。最。後。之。晤。面。容。吾。數。喚。君。名。因。疊。呼。曰。腓。力。腓。力。後。此。將。不。復。喚。君。須。知。前。此。爲。我。心。上。之。人。今。已。矣。爲。生。無。味。甚。欲。上。帝。召。我。若。須。臾。未。死。者。則。心。頭。銳。厲。之。刃。乞。天。君。少。鈍。其。芒。勿。長。日。攢。刺。此。心。房。之。上。此。意。卽。祈。天。斷。絕。勿。見。汝。面。也。言。已。拂。衣。而。去。是。夜。天。尙。未。明。喜。而。達。知。死。候。已。至。因。呼。醫。生。曰。先。生。趣。造。吾。夫。吾。遲。明。行。矣。醫。生。下。樓。見。腓。力。尙。癡。立。馬。利。亞。所。坐。處。醫。生。語。狀。後。腓。力。忽。曰。更。欲。引。吾。茹。苦。耶。吾。不。能。復。堪。矣。我。此。後。之。塗。輒。死。也。懊。懣。也。懊。懣。也。死。也。醫。生。曰。君。若。不。行。見。無。期。矣。腓。

力曰。行矣。時天甫辨色。喜而達。見腓力入。卽命侍兒小開軒檻。俾微光漏入。腓力既進。見喜而達。神氣至微。劣女孩沈睡。其側喜而達左右。均軟枕夾之。而坐頭髮四披。玉容露於髮外。面色雖近死灰。然似別露一種風神。爲生平所未見者。二日大張。似有所思。若不知死後歸宿何處。及留貽之孤女。作何付託者。時牧師亦已至。牧師勿拉塞。長跼於牀外。誦經其聲慘急。無倫侍病之人。顏色慘戚。腓力既入。牧師遂罷誦。行亦少遠。璧各德亦抱兒遠行。以夫婦臨別。定有密語。喜而達見腓力。以手招之。近楊腓力既前。鞠躬與之親額。喜而達亦努力伸臂。抱腓力之首於懷。與之慘笑。似預打欲言之稿。操德語告腓力曰。腓力。我之不先召君者。蓋有二。因其一欲君少屏慘厲之時。其一欲剷除恨君之心。至於淨盡。今茲恨君者。消釋無遺矣。以吾垂死之心。七情六慾皆屏。詎肯留貽一怒。因之怒氣亦隨死氣而逝。君須知前此固無日不怒。君今茲爲時無多。吾又氣息不屬。強爲此言。此言汝當憶之。勿忘。吾與君緣短。而果惡。蓋前此定情未嘗非愛。腓力汝須改過。方爲完人。第一須去其欺妄之心。以贖前。

失其最上能再娶馬利亞則更爲改過之地前此君應去我而取馬利亞則終身當無缺失且汝當時時捫心愼勿謂漫漫悉無天理嗟夫腓力我之戀汝其中雜以風波幸謝上天忝爲爾婦矣此去茫茫尙冀復有把晤之日語時少止復作英語旁人聞而大駭以爲臨命之身何爲有是精力咸爲駭然喜而達曰趣侍者將兒至璧各德卽以兒至置喜而達之側喜而達以手撫兒復抱兒視久之嗚咽言曰無母之兒願天佑汝彼安琪兒當旋繞爾之四旁將護汝也若有人踐蹂汝者其人當受天譴語時少止復告腓力曰腓力聞吾言乎吾今託兒於爾爾當勿負吾託迴首語璧各德則爲力漸微尙曰病中諸承照料感謝無極君善人能撫吾兒感且不朽且請君以視兒女之心視吾兒吾無語矣願天帝善待吾之靈魂語畢默然此時但聞欷歔之聲迨陽光一入直射此母女頭上似張一幅畫圖陽光少移而喜而達之靈魂亦隨之逝矣兩手一麾長笑而去醫生趨視之顧樓中人曰美人沒矣沒時尙含笑也

### 第十三章

無論何人。苟至英倫叢塚之中。當天陰雨溼。必有感於心。其地周以老墉。有陳年之禮拜堂。陰森慘凜可畏。長短新舊墓碑林立。或有長方之石塚。爲蒿萊所掩。蟲聲四徹。此特淒涼之見象而已。若在憂深慮切之人。其悲尤不止此。慘寂之境。觸其思想。知一身歸宿。卽在於此。一待大命。近止事業功名。皆成幻影。僅能占此一塊黃土。與天長地久之日月同其晦明。一思至此。心爲躍然。不知此正爲生人之益。彼埃及古俗。每逢豪燕。必取陳尸之已槁者。置諸座隅。羅馬人凱旋。必與俘虜同車而入。此卽觸目怵心之助。若英人則無是怪誕之禮。但以墳兆自警。亦足動心矣。凡人之生。安能無深夜之警鐘。果知人生收局至此。能無歎息。不知由此推之。正有無窮哲理。古來曠世之英雄。豪氣盤礴。與名士窮愁牢騷。其收場均入於此。是人人歸省之場。固不分良楮而悉受之也。累世相承。有若遺產之分。皆不求而自得。尙有貧薄之人生。時經無窮苦趣。旣入是中。則長眠不醒。亦足云入安樂窩中矣。昨日喜而達及老紳士。旣同逝。家人遂舉一柩同瘞。與其先烈殘骨。入於地宮。今吾書亦漸與此二人別。

矣。此時氣概高抗之老翁及斌媚無倫之女士雙棺沈沈皆下寂然一無聲響也。時一鄉之中聞老開斯福德死耗又聞腓力別娶新婦亦暴死復聞老人之產不予其子而喜而達所生又爲女兒不能得產產竟爲喬治所得且聞喬治得產後永不能還諸腓力及其後妻之子憶延賓張宴數日事耳事變之奇竟至於此迨驚駭稍平咸悟腓力違義叛親胎此奇禍遂人人弗齒腓力且咸知腓力失其產後此將爲窮乏益擲揄之天下人若幸有錢者卽有過失尙足爲鄰里鄉黨包荒惟遇落魄之人則責備嚴於斧鉞矣腓力此時喪其品行兼以失產涕唾於人乃日甚一日顧腓力身犯彌天之惡縱不見鄙於人而中心之杌隉亦已如被刑毒其語馬利亞李言一身齏粉蓋亦紀實之言生人風趣已盡夷滅所親愛而寶貴者僅此一子又復女也旣無益於一身而轉滋一身之累古諺有云凡人內疚於心則行止皆凜凜如履危難腓力邇來之景狀類是矣雖極力自遣然死父臨終之狀隱隱隨之眉睫偶一假寐卽見其父彌留時作奮厲呵斥之狀方老人逝時室黑如漆老人猶狀已印入

腦筋之中無可排脫。縱使爲日。縣久。偶然可以淡忘。而欲盡忘無迹。則萬萬不能。有是腓力。自念命盡亦亡。亡後何顏以面死父。因之中夜驚醒。輒自慰曰。吾未死也。果死。何以面吾親。間或一人枯坐。如聞其父呻吟之聲。至於血管爲之逆流。蓋生平所行事。本欲以巧詐愚人。迨一收場。已百無所有。則尤爲不善之不利。爲惡之刑。已加爲惡之利。乃不一見。於是腓力獨居靜念。厥狀如風。偶爾健擲。鼓動神思。少須則若見其妻含憤。見狀目前。春山半蹙。如有所恨。綜計生平所得罪之人。在者止馬利亞李。然傷心而去。較諸嚼齧。見血爲尤烈。人言爲惡之報。但有死。然腓力此時之心。較死戚矣。彼尋常之人。苟犯此罪。平日雖不信天。至此亦力加懺悔。乞保全其靈魂。天下小人。信天固寡。然亦不能無悔。悔則天堂地獄之說。立形變相。於其前而信禮之心動矣。獨腓力不然。畏懼之心。滋深而懺悔之心。則否。以爲天下最足傷心者。以所愛之妻。無因而花殘玉碎。而彼來之希望。復渺若雲煙。惡迹已過。卽亦不復置念。轉滋生其不平。雖喜而達臨命之時。囑其勿打妄語。痛革前非。腓力乃一不之理。顧雖

如是。然亦中懾。不敢公然爲奸剽之事。所行蓋如鼠竊矣。方父妻下窆。腓力匿不敢出。喬治則冠黑冠。臨穴痛哭其世父。牧師勿拉塞思進弔腓力。加以慰唁。旣至。腓力延入。喟然曰。吾能得見生人之面於願足矣。蓋此枯寂之居。令人難忍。且我百無所有。雖生猶處窀穸之中。此時勿拉塞見面駭然。至於不能作答。似一禮拜中。前後判若兩人。匪特失形。似其腦筋中亦復有異。二日已不如前之耿耿。但覺如受杖之狗。惶怖無倫。前此二脣之角上翹狀。至英挺。今則脣角下垂。爲欲哭欲暈狀態矣。牧師曰。開斯福德汝苦矣。腓力曰。豈特苦也。直在此坐待天誅。今茲如是。後此更當如何。牧師曰。鄙人非敢於足下未安甯時。加以排調。但足下今日獲償此禍。安知非福。彼蒼主宰。能降人以禍。即可授人以福。且勿論禍福。上帝均有權衡。吾輩果能敬事上帝。則生雖不蒙其福。迨死亦足甦其靈魂。足下可以所患罪孽。明告天地無隱。安知主宰不如爾所求。乞恕其罪。若以見狀觀之。足下之生。已同死灰。果懺悔出諸精誠。當能脫其災禍。腓力微哂曰。牧師詔我良當。然上帝見待之酷如是。略一舉手。死吾

妻而覆吾產。尙何懺悔之爲。吾亦知與喜而達成婚。不應背我老父。然非老人見偏。則妄語又胡自生。果使牧師易地爲我者。則亡父之威稜。人稱之爲獮鬼。確然非妄語也。牧師試思亡父以力偪我娶馬利亞。吾未及署諾。而老人已宣之親賓。今茲一身毀矣。一切希望。均墜虛無。牧師曰。足下不猶有一女耶。聞不能變買之產。尙一歸君有之乎。腓力曰。吾女乎。吾終不以眼視之。蓋彼母卽爲彼而死。實吾仇怨之人。果使男也。則喬治何由能占吾產。今已矣。牧師幸勿更言吾女。以撩吾恨。牧師曰。足下之處置骨肉。如是令聞者無歡。矧足下尙有一千鎊進款。在他人當之。尙爲素封。腓力曰。在人爲素封。在我爲乞兒。以我分之所應得。可六千鎊。奈何僅得此區區一千耶。勿拉塞聽之。吾敢於上帝之前立誓。牧師曰。勿爾勿爾。我不與聞汝事。腓力曰。卽不對上帝。亦可對餘人爲證。吾一息存者。必復吾產。牧師以爲事必不爾者。然我力固能行之。遺囑中不許遺我。然我獨不能以多資與購耶。購之一說。則又爲遺囑所弗禁。今茲立志。必得地後死方瞑目。牧師曰。多金安從得。腓力曰。吾極省儉。又行

買於外間。即使爲竊爲盜。必以得錢爲度。此事吾優爲之。先生可勿爲吾慮。縱不即得。若須之時日者。亦必可得。天下人立志已定。卽短此五千鎊之金。亦不爲缺。牧師曰。若喬治不願售君者。奈何。腓力曰。必以術智購得之。語至此。忽念及躬負罪戾。則又斗變其色。歸於愁慘。因曰。妄哉。妄哉。凡諸所說。均力不能逮。言之胡爲。想吾腦筋已亂。故言之無序。請先生勿述吾言。今老父及亡妻已下窆矣。嗟夫。嗟夫。彼喬治爲主喪乎。彼哭哀耶。然其人善哭。無論何時。咸有急淚。我尙憶其前時假啼詭笑。瞬息萬變。不可測度。故人謂之爲鱷魚。今彼主而我奴矣。尙何誠僞之云。惟天下事。勿論目前。安知數年以後。事體不一變耶。今先生行乎。果使先生審吾清寂。亦不致匆匆自去。今吾腦筋已亂。偶一下睫。百怪畢呈。心目之中。諸無所見。但見禮拜堂下兩墳臺耳。今茲棺上之土已填乎。築之務嚴實。先生旣助吾喪。復來見存。爲惠滋大。惟吾所言。先生幸勿以爲人類別矣。別矣。勿拉塞牧師。生平非迷信人也。直爽無所疑。道行時。自念腓力所言。果腦病耶。或爲預言。惟其顏色全非。或且上天垂警。後此得爲

善人亦未可料。顧其人受罪滋深。吾亦不能爲法外之督責。語至此已及家。因曰。吾且置此閒愁。密昔司白老恩。爾將白薯佐饌時。可至余書室。取赭色皮之書授我。卷後有拍來圖三字者是也。因曰。吾且讀哲學之書。以排此悶。

第十四章

喬治既得產。吾書不能繪其狀。但請讀吾書者自思之。天下處心積慮行其陰謀。竟擁巨萬之資。而又無人能燭其詐。此樂又胡極者。在喬治得意之秋。幾欲捐巨資立學堂。專習匿名揭帖之業。以圖巨富。且須爲喜而達鑄一銅象。以識得產之因。蓋非喜而達有傲抗之懷。激越之氣。則己之陰謀。何復能遂。以理言之。喬治之樂。可樂者。蓋有數因。第一以寄食於人之從子。赤貧孤立。忽一年竟得五千鎊之入款。而又值此盛年。何施不可。自此以往。凡投錢可得之物。悉爲己物。矧窮乏之人。承望顏色。諛詞媚語。日貢於前。而得意尤不止此。腓力者。自少時水火。以至於今。今果奪其產於仇讐之手。可云甘心。心意遂矣。且相見之時。尙能以哀憐之語施之。腓力哀憐之切。

卽得意之深。不知其代喬治得意者。尙有一人。其人謂誰。卽貝拉美夫人也。方其樂恭聽遺囑時。貝拉美夫人謂喬治曰。吾不預言乎。汝苟聽吾言。何地不可入者。更勿見疑。須知吾之腦力。勝汝十倍耳。喬治曰。安尼。我信汝耳。汝之爲人。可云內艾明而外柔順。貝拉美夫人曰。汝如是見推。我受之亦屬無媿。然吾計已遂。汝如何者。喬治曰。明日卽以尊夫爲我律師。年奉二百鎊。而我尤不能忘君。茲有小餽。君以爲記念。於是出囊中小合。中藏青寶石手釧。貝拉美夫人。心嗜寶石。顏色尤取其青瑩。因大笑拱手言曰。謝喬治。此物耀眼極矣。喬治曰。此物固佳。然以君之腕御之。玉色尙不如君之膩。若老人知者如何。此物吾用一千鎊得之耳。貝拉美夫人不答。似有所思。已乃曰。喬治。我非不甚知足。惟我欲求報者。意不在此。前此二書能見還乎。且君已面允還我矣。喬治曰。安尼。汝誤矣。我言茲成功者。儘可以書還汝。非果許也。貝拉美夫人大怒。此時毒螫之心。遂移以向喬治。因曰。由此言之。我乃誤會矣。喬治曰。此二書卽見遺。君乃不自安耶。貝拉美夫人曰。喬治。設汝有柄。握落人手。亦思取。

而焚之乎。且吾前此所爲事。煙消霧泯。都不留貽。陳迹留者。僅此兩書耳。今吾欲索回此書。燼而滅之。蓋此二書在君懷袖。吾夢寐均弗之甯。後此爾我構釁。或遺亡此書。爲人所得。吾生平清名。不其污耶。我與君情愔甚深。言皆精確。然亦知天下男女交期。愈密愈足。伏戎迨一興。我則事勢萬無全地。喬治汝善還吾書。勿令我悵悵處於黑影之下。喬治曰。汝行事過於精明。可云蓋代之通才。惟在爾心。則以此二書爲蛇蝎之毒。吾則常常把玩此二書。以怡悅吾之心志。汝亦知吾年雖少。觀人於微。恆似中年人作用。且吾閱歷淺。正欲奉此兩書爲導師。以增吾之術智。並悟天下所謂性情道德者。可於咄嗟之間。蕩而平之。今道德性情既消。歸無有。汝今遂成爲美艷殘忍之人矣。貝拉美夫人此時忿極。顏色慘白。起於座間。以微語告喬治。曰。吾之自壞心術。其事正復爲汝。汝背約忘惠。操行直野。又嗜人耳。汝陷人於罪。罟復加之以調。諛喬治。汝慎之。勿倡我太甚。試思我何如人也。能堪汝虐者。汝圖人問計於我。我之奸譎。直汝一身成之。尙有何說。喬治強笑而實懼。告貝拉美夫人曰。吾特一調笑。

而君已猶厲如將噬人。則君之兇鋒孰能當者。汝試臨鏡自照風貌。固佳然。若亦足生人怖。安尼。汝思之。我若以書還汝者。吾寤寐亦胡自甯。吾惟自衛其身。故珍藏此二書。未敢失墜。汝須知。吾一無把握。汝儘可縱情言說。我將何堪。惟書落吾手。則生死由我。我亦不備君之毒螫。若後來更爲我圖功者。或挈書還汝。亦事之難料者。吾今已坦白相告。無有欺隱。以君卓識。明見人莫能謾。故不如其率。吾真也。貝拉美夫人曰。汝言固當然。一身不能自信。安望信人。因微哂曰。君固賜我以貝拉美之氏矣。此女殆出下流得喬治力復賜我以寶環。然安知逾二十年以後。不託貝拉美之名。錚錚立於社會。邇時吾欲得多環。環無不至。何恤此區區者。汝前此言我貌美而心毒。加我以重重之惡謚。須知此猶未足盡我。我蓋天下第一忍人也。喬治曰。以君之貌。及其剛斷。與其幹略。但曰吾欲爲一事。究何事不可成者。惟勿傷及老友。語至此。二人咸默不更言。而小貝拉美者。近日與夫人頗信狎。難恕。久之思欲力爭。使乾綱不落彼婦之手。以小貝拉美家居。其妻視之如無物。小貝拉美意態。竟同寄食於

其妻前之圖娶是人原非神交。實介紹自喬治。相見十四日。卽成禮爲伉儷。其妻也。實爲妖冶之態。所惑。故署諾若是之易。及自禮拜堂歸後。貝拉美自思。在倫敦中。可云殊遇。逾數日。漸覺不如其初。竊視其妻。視己若不值一錢。心滋難忍。恆欲側媚其人。乃凜然如石人。毫無生趣。石人固不言。復狷狷作驕人狀。匪特淡漠。且顧盼如待路人。貝拉美恆太息。謂得妻美。其事固佳。然苟仇視無歡。卽日擁仙人。亦何風趣。一日居律師公事房中。忽抵几大怒。謂當大整夫綱。以定陰陽之序。然以貝拉美庸才。乃欲制服獅子。亦特思想如是行爲。實未能必也。果使貝拉美不得瑕隙而入。卽欲攬袖拈襟。亦恐不得又焉。出其威棱者耶。

當喬治語罷而出。安尼獨居。心緒奇劣。左右尋思。不得把握。遂亦不念。俯首摩此寶石之環。貝拉美忽闖然入。安尼屏不之視。仍視其環。貝拉美初以爲其妻不之見。仍作態以撩安尼。旣安尼不之恤。乃發語問安尼曰。吾摯愛之人。吾今日甚欲飯於家。安尼曰。可。貝拉美曰。胡得如此簡略。乃不禮若夫。安尼曰。爾有何奇。早出如是。晚歸。

亦如是。胡足異。而使吾見禮。貝拉美曰。我固無奇。然以堂堂男子。自遠甯家。於家中固。有權力。宜得其妻子之見禮。今乃蔑視我如人奴。何也。語時。搓手。矗立。狀頗昂藏。安尼忽以首仰天。大笑曰。是何么。麼。令人難耐。貝拉美怒極曰。敢問夫人何事狂笑。且所笑何指。安尼曰。汝問我耶。我笑汝耳。汝果如是。作淩厲態。行且成病。貝拉美面無人色曰。我自。有度。何嘗作暴烈態。時目光已矚見寶石之環。因曰。此環胡來。誰贈汝者。我有權力。要爾見白。安尼曰。約翰。汝勿自尊。乃敢藐我。此環爲喬治開斯福德所貽。價可一千鎊。汝知之乎。貝拉美曰。我未知也。我至不欲狂謬之喬治。日至吾家。此環宜璧勿存。吾今日欲圖全我英國丈夫應行之權力。應立之地位。安尼曰。汝坐聽我語。汝聲出甚銳。冷。貝拉美此時神志喪失。不期迴面視其妻。此時安尼起立。以手指空榻。顏色弗動。惟二目炯炯作光。而旋轉。貝拉美大震。嗒然歸座。安尼曰。此是矣。我且告汝。約翰。汝律師乎。旣爲律師。則於世界中亦云人類。旣云人類。汝當自矚其風貌。再行觀我。以平等觀之。我能愛汝。而事汝乎。我今實告汝。我與爾殊落落非。

我。中。有。所。圖。何。事。來。嬪。止。欲。汝。知。此。意。則。對。待。時。自。省。無。數。訟。閱。至。爾。云。自。立。男。子。  
位。置。此。直。狗。吠。驢。鳴。耳。在。爾。自。命。正。復。不。凡。然。奈。何。以。智。力。尙。我。果。使。自。審。爲。才。高。  
於。我。汝。又。誤。矣。以。我。思。之。汝。今。日。所。爲。殆。以。詐。力。嘗。試。我。慧。鈍。強。弱。之。質。嗟。夫。貝。  
拉。美。汝。休。矣。我。尙。有。一。言。我。之。嫁。汝。固。不。過。少。資。憑。藉。然。亦。不。爲。無。得。汝。後。來。能。帖。  
耳。服。從。我。力。尙。能。躋。爾。於。富。貴。不。爾。者。待。我。羽。毛。一。豐。棄。汝。如。芻。狗。矣。須。知。我。一。生。  
行。事。不。甘。雌。伏。自。能。雄。飛。汝。不。攀。髯。我。亦。獨。奮。至。云。我。不。加。熨。帖。視。汝。無。物。則。世。界。  
良。寬。翺。翔。儘。可。自。得。我。非。嫉。妬。人。也。語。止。矣。我。胸。有。積。霉。宜。傾。吐。爲。得。勿。抑。抑。於。中。  
以。自。困。今。且。同。餐。乎。貝。拉。美。搖。首。不。能。行。此。時。貝。拉。美。爲。怒。氣。所。凌。腦。筋。大。痛。乃。私。  
語。曰。逾。時。自。有。果。報。我。固。無。如。汝。何。也。

第十五章

此。時。吾。書。宜。敍。腓。力。之。住。屋。矣。屋。爲。先。世。所。遺。當。述。之。以。遺。讀。者。前。此。屋。爲。古。廟。嗣。  
經。老。農。經。營。一。新。然。村。人。仍。呼。曰。廟。屋。屋。大。逾。恆。今。所。結。構。者。特。當。日。長。老。所。居。也。

牆外坍塌之迹尙存。此屋爲灰色方磚所砌。今爲苔藓所積。顏色愈灰。屋勢本非方正。紅瓦鱗鱗。歲久成爲老絳。餐房距寢室之北。畫廊屬之。寢室西嚮。啟窗則面草磧。其中橡樹參天。最古者實種自威廉時。大門之外有路可以通車。夾道均植胡桃之樹。春中一望橡樹葱翠。桃樹深紅。紅翠相間。狀頗入畫。室之後有小園。四圍均高墉。墉之南長可百餘步。尋之歷歷見古廟陳迹。地殘多石。取石者爭集。有同石礦焉。穹門未圯。矗立牆南。望者咸知爲當日山門。入門後有圓場。爲舊時之墓。今日環墓咸植果蓏菜蔬矣。更前則爲禮拜堂。堂中有高塔。堂中舍銅木偶象之外一無足異。去禮拜堂可一百五十武。卽爲牧師家。牧師家略新。然仍舊材所構。室之南嚮。有小球場。編小樹爲籬。其中有香木樹二。一樹亭亭如蓋。直出小籬。有羊腸道當其前。道仄而樹夾之。有類翠洞。遵道而前。直趨至巨湖之上。大橡樹巍然開斯福德生壙在焉。湖亦佳勝。半屬天然。半則僧人之力鑿而廣之。週圍可一英里。狹處五十碼。廣處可一百碼。大致如巨鞞之底。此屋之最奇者。令人望之。恆知爲安樂人所處。亦非游涉。

禮拜堂。令人生宗教之想。惟覺遊人至此。咸知爲古物。生其撫今思昔之情。此屋之結構。初不知其年代。但覺屋中子姓。恆爲此屋所庇。卽此參天之樹。手種之者。骸骨已灰。而茲樹秋損春榮。仍與時序遷變。故遊人一至。動輒弔古卽當夏令。景物妍媚。至者亦不能無太息之聲。斯亦奇矣。迨至冬令。一鳥不鳴。落葉飄瞥。爲狀尤極悲涼。凡人每窺足此屋。往往因來今而思及往古。若在明達之人觀之。輒謂屋存而人安往。然則人壽猶不如屋。胡急急自趣其生。此時安琪拉女郎卽於是中生長矣。

以上之事。匆匆至此數年矣。一日午後。牧師勿拉塞家居無聊。忽欲出外遊涉。老牧師者。無書不讀。苦慮傷神。顏色黯淡。背隆起若駝。望而知爲宿學嗜書人也。其人生平簡約。有學問。少時居學堂。夙以文學算學知名。方年少時。有人薦居是間。歲入亦豐腴。牧師旣無外營。但閉戶讀書自遣。其餘則爲村人祈禱。以消閒況。牧師意念灰冷。不欲有競。於常眼中觀之。恆歎息君子在野。不遭於時賞。實則牧師厭薄世囂。不任艱鉅。但能以山水書卷自隱。若名利之場。人闕而路復不平。以牧師處之。宜其落

落不復能合。如此類人。在吾所著書中。正復多見。生平收集學問。如壘高臺。而又不願著書。但用自怡悅。其人蓋並著書之名。而亦憊之。明知一死之後。積學均歸無有。然自惟學問者樂事也。一身既死。樂事亦息。甯復足恤。故此等人逝後。雖飽饜人間。未見之書。及過人之學問。皆聲銷而燼滅。故天下斷無宿學之人。垂死時。作爲遺產之授受者。矧學問愈高。傳愈不易。果使能傳。則聰明智慧一貫而下。絲絲延延。不與上帝爭能耶。吾書所言之午後。卽爲十月之季。牧師出而沿湖行。繞古墳而歸。仰首見月與殘陽對燭。第不流其光。旣至墳下。似墳中有人影。隱約於老人及喜而達三尺斷墳之下。牧師立而內矚。忽此人迴面視外。則灰色之睛。金絲之髮。裊裊娉娉。爲安琪拉開斯福德也。勿拉塞駭曰。安琪拉汝胡爲夜行於墳墓之間。安琪拉大賴其臉。搖手示牧師曰。先生勿駭。兒家居沈寂。出尋采伴耳。勿拉塞曰。至此覓伴。吾所駭聞。安琪拉低頭不答。牧師曰。趣告我。安琪拉曰。兒心且不自明。何能奉述。勿拉塞尤駭。安琪拉見狀。卽曰。先生恕我。我恆與壁各德言。不見知者。卽斥我。惟我家居苦寂。

似有求而莫獲者。狀至惘惘。每至此時。恆至母墳。則寸心如有所寓。不苦寂矣。至其所以。吾亦莫名其故。大概先生聞言。將以我爲狂易。卽壁各德亦然。勿拉塞曰。孺子大奇。汝瑩瑩之身。行此墟墓。甯無所恇懾。安琪拉曰。何懾之有。此地村人。至薄暮時。無一敢涉足者。恆言有鬼。然吾之聰明。乃遜於人。胡以不見地鬼。以我思之人言。殊弗實。乃偶告之吾父。言胡不遇鬼。父乃大怒。斥壁各德不應以鬼事告我。實則壁各德未嘗語我。而我之素性。喜窺涉於此地。旣靜肅。又不逢人。可以閒適。凡人於百靜之中。能寂照而聞。恆人之所不能聞。勿拉塞曰。汝於靜中何聞。安琪拉曰。聞之。第不能悟。吾聞風聲動於樹末。落葉墜地。其聲咸似有理。特吾不能悟其所以然。勿拉塞聞言。似於平日寂悟之性。良合。覺此語中實含哲理。因曰。孺子言然。萬物處天然之界。各有至理。寓焉。惟吾輩能以聰明遇之。則物理得矣。語至此。浩然而歎。女曰。觀此物狀。似萬象凋敝者。然以我視之。咸不謂寂滅。今日秋令清肅。草木凋槁。有同善終。若去年者。則迅風零雨。趣之死耳。先生試觀雲片往來。澹然自如。先生試言此爲何。

物之影。以我意卜之。必爲物影無疑也。勿拉塞曰。雲生始影。若無雲者。則天爲無影矣。女曰。若無影時。則天態爲至安甯時矣。勿拉塞曰。天態至安。且適無有擾之者。安琪拉曰。確乎人言。死者身入天堂固矣。若以兒輩生而無母。雖生天而亦胡樂安得。云。天態均安適者。勿拉塞無語。仰觀雲片久之。始言曰。雲態乃似老鷹爪。羔歸飼鷹。離耳女曰。我意則類仙人。將其離兒歸隱耳。勿拉塞見此女見解高。又無語。私念此女絕警覺。方凝思時。安琪拉又言曰。先生知雅克與及耳乎。勿拉塞曰。是何人。乃不知之。安琪拉曰。是我所育二鴉之名也。此物卽在湖旁大橡樹中取得之。勿拉塞曰。湖濱之樹。去地五十尺。孰爲爾取此離。安琪拉曰。我自得之。珊姆者。先生知之耶。彼善捕鴉。至是言樹高。老鴉且啄其睛。懼不敢行。故吾侵晨起。懸囊於胸。直上樹幹。有時幾墜。然幸及其窠。老橡枝枯。幾不任人。幸而未折。窠中三離。其口絕巨。吾取其二。留一以還其母。吾剛欲下。老鴉已歸。力啄吾額。吾癢尙在。吾以手扶頭。徐徐踏枝而下。竟履平地。今茲與此二鳥情懷至密。即使老鴉知之以我智育其離。轉當見德。惟

先生勿告壁各德。彼尙未知吾自登樹也。牧師大笑曰。汝勿憂。我焉肯告彼。惟移脚勿爾。一跌千丈矣。安琪拉曰。我焉能跌。或一心欲跌。始跌耳。以天主佑我。無分夷險。勿拉塞又不能答。但曰。安琪拉。吾與爾同歸矣。然汝生平嗜書而親學乎。女曰。所學何耶。牧師曰。學各國語言文字。及古來之語言文字。與算學。及測量遠近。安琪拉曰。願之誰爲。吾師者。壁各德所知之學問。吾於二年前已盡得之矣。以後不學。但觀花面樹對月占星。然咸莫得其理。勿拉塞曰。汝所嗜者。爲天然物學。在學界中最難。惟非先立其基。無能循途而造極。若無學之人。凡有所見。其中蘊藏之物理。乃秘而不令灼見。今汝果嗜此。吾足爲爾師。吾閒居得汝爲弟子。亦殊不清寂。惟旣爲吾徒。則須遵率。吾令安琪拉曰。先生殊有心。吾敢不率教。惟受業在於何時。勿拉塞曰。聽汝自檢時日。果來學者。明日亦可。惟茲事須告尊甫。安琪拉聞告其父。心殊怏怏。因曰。吾父之於我。學業殊不之顧。且我恆不常面吾父。父似不見愛者。至於吾之出入。吾父亦不之察。先生果惠我者。問壁各德可爾。此時遠遠見壁各德盤散而至。見而呼。

曰。汝乃在此耶。惡劣至矣。汝又一人。在此觀星乎。使媼驚悸。忘魂。汝所行。乃同鬼蜮。安琪拉以兩手握媼手。言曰。媼勿怒。吾之私出。非貽此悸。恐於媼。因閒行至此。與勿拉塞先生語耳。璧各德亦引其手笑曰。孺子如此。吾安忍怒汝。汝韓潮溼。趣反。易履。安琪拉一笑而返。璧各德語牧師曰。先生試觀此女孺子。喜奔越。然一經督責。則以甘言媚語。令人訥訥不更出口。先生此次亦在墟墓間。遇是人乎。牧師曰。然。璧各德附牧師之耳曰。吾觀是兒。似能見物。恆以夜出。至彼中。言覓其伴。伴果爲誰者。匪特夜也。卽大風雨中亦出。先生不憶當日大風折禮拜堂之塔乎。吾方祈禱。勿令屋圯。迴視安琪拉已不見。吾思此女必循其故迹。已而者。克告我。珊姆見安琪拉樹徑中行。吾立趣珊姆踐迹追取。珊姆言。風迅。大樹伏地。如人拜起。懾不敢出。吾強邀之行。一至風中。亦自作瑟縮之狀。久乃定。勿拉塞聞媼言。卽曰。媼後於何處得此女。璧各德曰。卽開斯福德所樹大橡之湖邊。湖上有杙。加以鐵環。用繫纜者。此女引環自繫。其紳張兩手。觀天冠爲風卷。金髮四飛。絲絲飄起。吾魄幾爲之震。幸謝天主。竟趣之。

歸此女殊難御。又好水嬉。拍浮如野鷺。又好升樹。閒行於墟墓間。後此不死水。亦顯於樹杪。骸骨齏粉矣。勿拉塞見狀。大笑曰。媼言此女難御。然能漸別其人乎。璧各德怒曰。先生言我與此女分耶。甯分吾身首。不願分此至寶矣。此女無第二人足匹其聰明美麗者。先生不觀其妙。曰。金髮其珠庭。非極天下之至美者耶。至於奇癖驚人。亦安足怪。似此奇女。乃僅見其父及一老媼。其父鄙陋頑嗇。百凡皆窘。幾於自歎其血肉之多。亦欲節而省之。相對安能開豁其胸次。牧師正色曰。勿爾。今將往告其父。乞此女從吾讀書。授之以學問。璧各德曰。此女聰慧極矣。得先生爲之師保。於彼更益。果先生能易其腦筋。力匹其麗質。稱兩美。將來世界中必有一全福之人消受之者。謝先生惠愛。別矣。明日。安琪拉即執業於牧師之門。